

馬丁路德小傳

我在急難中求告耶和華……他從殿中聽了我的聲音。（詩篇十八篇六節）

在薩克森的愛斯裏本（Eisleben of Saxony）住著一對夫婦。男為約翰路德（John Luther），是個正直、勤儉、忠實，甚至直得有些固執的人。他喜歡讀書，在工余常以此為消遣。女為馬格萊（Margareta Lindemann），具有敬虔婦人的一切美德。她的謙虛，她的敬畏神，和她的禱告的靈，尤其顯著。鄰婦多視她作模範，爭著效法她。在一四八三年十一月十日晚十一時，馬格萊喜得一男。這對夫婦的第一個思想，就是要把孩子奉獻給神。並且給他起名叫馬丁。

孩子生下來未滿六個月，夫婦遷居曼斯費特（Mansfeldt），那裏的礦場相當有名。約翰是個勤於工作的人，想由此可以獲得較豐厚的入息，維持逐漸膨大的家庭。他們遷居後的首段時期，甚是困難。馬丁路德說：“我的雙親十分貧寒。我的父親是個窮苦的伐木者。我的母親時常在肩上背著木頭，冀能增加收入，供養孩子們。他們為了我們，忍受了極重的勞苦。”義人的勞苦帶進應許的祝福。約翰已經擁有十個熔爐。因著他的方正明理，他被選作當地的參議員。他最尊重有學問的人，時常邀請傳道教師來家暢敘。在小馬丁的心裏，無疑激起了一個願望，盼望將來自己也能成為一個有高深學問的人。

待他長大可受訓蒙之時，父母竭力灌輸神的知識給他，訓練他從小敬畏神，並用基督徒的美德來模塑他，在這個早年的家庭教育時期，他們竭盡心力培養他。父親時常跪在孩子床邊，大聲懇切禱告，求主保守這個孩子，使他終身不忘記主，而且有一日還能廣播真理，他父親的禱告果然得到了奇妙的答應。父親急切盼望他有學問，因此當他很小的時候，就送他入學。當時教育制度用懲罰和懼怕來啟發學生用功。馬丁性急，因此常受父母的責罰。他在晚年之時這樣說：“我的雙親待我極其嚴厲，使我變作十分怯弱。他們滿以為自己所作的是對的，可是他們不能分辨性格，知道何時何處，或如何懲罰。責罰雖然是必需的，但是蘋果該與刑杖並施。”題起某次在學校裏早晨連被鞭打十五次，他說：“我們必須鞭打孩子但是我們也得同時疼愛他們。”

縱然在學校裏學習了教會問答的題目、十條誡命、使徒信經、主禱文等等，孩子的心從未傾向神。當時在他裏面唯一的宗教情緒就是懼怕，每次聽到耶穌基督的名，使他臉色嚇得轉白，因為救主對於他只是一位生氣的法官。這種奴隸性的懼怕，根本與真的宗教不合，但是就此預備了他的心來接受福音的喜訊。當他發現主是何等柔和謙卑的時候，他感覺非常的愉快。

馬丁路德的父親對於孩子的期望極深，他要他的兒子學識飽滿，日後能成為一個律師。因此馬丁路德剛滿十四歲就被送到馬大堡（Magedburg）一間弗朗西斯（Francis）派的學校去念書。這件事在這孩子的身上是很不容易擔當的。一個才十四歲的孩子，離開父母，寄讀生地，既無朋友，又無親戚。每見教師嚇得發抖，課餘又須與一些清寒學生在街行乞。他自己說：“我常與同伴乞食，以維持日常生活。某日教會慶祝基督降生，我們一

同在鄰近村莊遊行、唱歌，用四聲高歌伯利恒城的嬰孩耶穌。我們停在一座農舍前面，農夫聽到歌聲，拿了食物出來分給我們吃。他大聲嚷著：孩子們，你們在哪里？我們聽到聲音，嚇得拔腳飛奔。我們本不用驚恐，因為農夫一片好心要款待我們，可是我們常受教師們的責斥，習慣成性，以致變成驚弓之鳥。最後農夫不斷呼喚我們，我們才停止腳步，跑回去接受食物。從此可見我們的良心有虧欠驚惶時，常常戰兢逃跑，甚至恐懼那些願意幫助我們的朋友。”

未及一年，他的父母聽到孩子的情形，就把他轉送伊賽拿（Eisenach）另一出名的學校。該處有好些親戚，滿以為孩子的生活可以改善，但是結果他並未得到幫助，或者是親戚們太窮的緣故。當他枵腹難忍之時，只得重施故技，和同學們逐門唱歌乞食。有時從這些少年們的口中歌唱出極和諧的音調，可他們所得到的常是吆喝，不是麵包。他的心裏非常憂愁，暗中眼淚汪汪，不知前途如何。某日行乞，三戶均拒以食物，只好空腹回寓，預備禁食一天，行至喬治廣場，站在一家富戶門前，呆立沈思，悲切非凡，心想該否輟學返鄉，和父親一同入礦場工作。忽然大門開啓，一位貴婦走出來。她是歐蘇拉（Ursula），即伊利凡市長（Ilefeld）的女兒，康蘭可泰（Conrad Cotta）之妻，被後世稱作“虔敬的書念婦人”（The Pious Shunamite）。她多次看見少年的馬丁路德參加聚會，馬丁路德的歌聲與虔誠引起她的注意和關心。她聽見鄰居的粗話，看見他憂愁地站在門口，於是出來幫助他，請他進來，給他飯吃。她的丈夫贊成妻子的慈心善行，他十分喜歡這個少年，過不幾天邀他同住。這樣他就可以安心讀書，不用回到礦穴，埋沒神所付託的恩賜。在他茫然無知的時候，神開了一家基督徒的心和門。這件事使他產生了一個堅強的信心，以致後來許多嚴重的試煉都不能搖動他向神的信心。現在他的生活方式完全改變了。他每天安心度日，不用愁食。他的心境十分平和，他的性格非常開朗，他的心胸更加寬闊。在這些慈愛光線之下，他一切的才能都活躍起來。他的禱告更懇切，他的求知欲更廣大，他在學問上的進步更迅速。

他又使天下垂，親自降臨，有黑雲在他腳下。（詩篇十八篇九節）

馬丁路德已是十八歲的青年了。他已嘗到學問的滋味，渴望能得到大學教育。一五〇一年他進入額富德大學（Erfurt）當時盛行煩瑣的哲學（Scholastic Philosophy）——中世紀盛行之宗教哲學派系，以古教父和亞裏斯多德並他的注釋者為根據，推論墨守古法，狹窄非凡。他熟讀各卷名著，窮究其中原理，以致“馬丁路德在早歲就成績卓越，全大學都羨慕他的天才。”然而他求學不只為著知識而已，他有更莊重的意念，他的心傾向於天。他深知自己得完全倚靠神，這種單純有力的信念使他兼具謙虛和毅力。他懇切求神祝福他的勞苦。每晨總以禱告開始一日，先赴禮拜堂，而後才用功讀書，光陰從無荒廢。他常這樣說：“好好禱告，是學問的大半成就。”

這個青年學生儘量利用時間在學校圖書館內覽閱百書。當時書籍稀少罕有，他能利用學校豐富的藏書，實是萬幸。在學校兩年之後，他已經是二十歲的青年了。某日，他在圖

書館內翻閱群書，其中有一卷特別引起他的注意。直到那時他從未見過這本書。他看那本書的書名，原來是《聖經》。當年《聖經》是一本稀罕、少人知道的書。他大大發生興趣，尤其驚奇其中除了教會從福音和書信所摘用的斷簡零篇外，尚有其他記載。從前他滿以為教會在每主日所念誦的經文，已是全部神的話語。現在他看見許多頁、許多章、許多卷，是他從未夢想到的。他手拿著這本神所啓示的書本，他的心狂跳起來。誰能描寫他的情緒，當他急切地翻閱這些從神那裏來的資訊？

他所注意的首頁乃是哈拿和塞繆爾的故事。他讀著，魂間經歷何等欣喜。孩子塞繆爾被父母獻給神，終身歸於耶和華，哈拿所唱的歌宣稱神。從灰塵裏擡舉貧寒人，從糞堆中提拔窮乏人，使他們與王子同坐，”塞繆爾侍立在神面前，以利的兒子則放蕩不羈，陷神的百姓于罪惡中。這些歷史和啓示，引起他裏面從未有過的情緒。他回到家裏，心裏充滿喜樂。他思忖著：“巴不得神能給我這樣的一本書。”當時他還未研究希臘文及希伯來文，他所閱讀的是一本拉丁文的聖經。在驚喜之餘，他不斷來到圖書館繼續閱讀這卷寶貴話語，真理的光芒開始照亮他的心。

同年馬丁路德得到學士學位。因為體力消耗過度，他生了一場大病，幾臨死地，他的心裏充滿了莊嚴的回憶。許多朋友前來探病，內中有一個可敬的神父，他早就已經注意馬丁路德的才學。馬丁路德向他吐露內情，並說：“我將不久人世。”老人溫柔地答說：“我可愛的學士，壯膽罷，你的病不至於死，我們的神要用你來安慰許多人。因為神把十字架擱在他所愛的人身上，凡忍耐背負的必得大智慧。”這些話深印在路德心裏，使他記起神提拔窮乏人。

馬丁路德復原後，在他裏面已有大改變。聖經，疾病，和老人的話，都給他一種新的昭示，可是他尚未達到決斷時候。另有一件事情增加他裏面的思索。大約是一五〇三年復活節，他首途回鄉，與家人歡敘一下。照著當時的風俗，他也隨身佩帶利劍。他因行路不慎，腳蹴劍鞘，利劍墜出，割斷一根大動脈。同伴四出求救，留下他一人。他仰天臥地，手按傷口血流不止。馬丁路德自感臨近死亡，大聲喊著：“馬利亞救我！”最後醫生趕到，包裹他的傷處，晚間傷口崩裂，他重新昏暈，醒時又呼求馬利亞救助。後來他承認說：“當時我倚靠馬利亞，實在該死。”不久他知道仰望那一位有力的救主。

接著他繼續攻讀，一五〇五年得到文學碩士和哲學博士學位。額富德大學是當時全德國最著名的大學，馬丁路德覺得應當致力於研究法律，完成他父親的願望，但是神另有旨意。馬丁路德雖然忙於研究學問，教授哲學，他的心從不停歇地思忖著：救恩是唯一必需品，超乎一切之上，他必須得著救恩的把握。他懂得神如何不喜悅罪惡，他記得神的話如何申斥罪人。他於是自問，他究竟能否獲得神的悅納。他的良心答說：不能。他的性格爽直堅強，他決心尋求不朽的福分。接著有兩件事情連續發生，擾亂他的心思，增進他的決心。

在他的知己裏，有一位同學，名叫愛蘭西（Alexis）。某晨城裏滿了謠言，說愛蘭西被人暗殺。馬丁路德立刻加以調查，發現是事實。突然失去密友，使他萬分悲傷，不禁戰兢自問：“假若我也如此突然逝世，全無警告，我將如之何？”

該年夏季返鄉省親，回校時，距離額富德大學不遠，忽然遇到一陣暴風雨。電光閃爍，火球落在他的腳前。他受擊仆倒，跪在地上，自念死期臨到。死亡、審判、永遠的懲罰，傳喚他，他聽到一個呼召，無法再抗拒。當他被死亡的憂急和恐怖圍繞之時，他立誓說，神若拯救他，脫離這個危險，他就撇下世界，專心事奉神。他從地上爬起來，死的恐怖還在心裏，知道這日早晚總要臨到，他慎重自省，究竟該作什麼。過去的思想又開始回擊，而且攻入得更加有力。不錯，他曾忠心履行一切職務，可是他心靈的光景如何呢？他能心存不潔，而站立在可怕之神的審判前麼？他必須成爲聖潔。但是怎能找到聖潔呢？如何能成聖呢？他現在渴慕聖潔。猶如昔日愛慕知識一般。大學滿足了他頭一個欲望，然而誰能平息這個焚燒著他的心火呢？他應當赴那種聖潔學校呢？他決意投入修道院。期望修道士的生活可以拯救他。他過去時常聽到修道士的生活有能力改變人心，使罪人成聖，使人完全。他要加入一個修道派系，以致成聖，而得永生。

路德重入額富德城時，雖則他的心意已定，要割斷一切人間關係，但這豈是易事？多次心如刀割。他起初隱匿他的心意，某日他邀請大學內的朋友來歡敘晚餐。席間有音樂助興。這是他向世界辭別之夜。此後不再與社會高雅之士爲友，將與修道士結伴，不再談天說地，將靜坐默思，不再高歌時曲，將靜聽鐘聲。神在呼喚他，他必須犧牲一切。這是他最後一次享受少年人的歡樂！這頓盛宴使朋友們吃得滿意，馬丁路德尤其是興高采烈，談笑風生。然而當他們歡笑達到高峰之時，馬丁路德不能再隱藏內情，於是將他的意向全盤托出。他們十分驚訝，竭力動搖他的決心，可是一切努力都歸徒然。當夜路德離開寓所，留下一切衣物，只攜帶兩本書一是浮極兒（Virgil）餘事詩，一是帕勞脫（Plautus）的樂劇。當時他尚無聖經。這兩本書可以反映馬丁路德當時的心情。他裏面懷著一篇敘事的詩詞，高貴而美麗，反映那一刻他還有餘興來幽默愉快。攜著這兩本書，他獨自在深夜叩奧古斯丁派修道院之門。奧古斯丁派修道院在當年的修道院中頗有盛譽，頗受當代人敬重。他請求修道院收容，卒之蒙修道院接納。看哪，他從此離別父母離別學友，離別世界！這件事發生在一五〇五年八月十七日，當時馬丁路德才二十一歲。

因他面前的光輝，他的厚雲行過，便有冰雹火炭。（詩篇十八篇十二節）

馬丁路德終於與神同在了！馬丁路德的靈魂安穩了！他可追求所切慕的聖潔了。修道士見到這位青年博士十分驚奇，他們佩服他的勇氣，毅然割斷世界的一切。然而馬丁路德並不遺忘他的朋友。他寫信向他們道別，翌日把書信，衣衫，和大學的戒指都送回去，表示訣別。他的朋友們驚訝之餘，包圍修道院兩天，盼望看見馬丁路德出來，預備勸他回校。但是門禁森嚴，一月之久未見馬丁路德的形影。馬丁路德也修書稟告父母經過情形。父親覆函表示忿怒不滿，申明從此脫離父子關係。

馬丁路德入修道院後，即改名奧古斯丁。修道士大大歡迎他，引以為榮，然而他們待他苛刻，命他作最卑賤的工作。他們蓄意降卑這位哲學博士，教訓他，學問並不使他高過其他弟兄們。他們不讓他專心用功，反而叫他作雜役，開關大門，敲鐘掃地，整潔房間。雜差作完後，修道士們就喊說：“拿著口袋去討飯！”於是他就提著飯袋，在額富德城街上逐門逐戶乞食，有時必須在往日朋友或下屬門前求食。乞食歸來，他或者關閉自己在一間窄小的房內，只能望見數方尺的花園，或者重作苦工。他生性專一，所以一心作修道士。他怎可顧恤身體，體貼肉體呢？這個可憐的修道士，工余儘量設法讀書。他故意避免成群結伴。俾可用功研究。但是修道士們總是找到他，搶去書本，喊著：“來，來，一個修道士要使修道院得益不在乎用功在乎乞食化緣。”馬丁路德存心順服，放下書本提起飯袋出去求乞。他並不後悔自討之軛，反而甘心忍受一切。神實在在那裏預備他。要拯救當時的世代脫離迷信，他自己就得先感覺那迷信的重壓。然而這種嚴厲的學徒生活，並不長久。修道院的主持，因著大學當局的請求，釋放他脫離這些雜差，使年輕的修道士馬丁路德重新得以用功讀書。古教父的著作，尤其是奧古斯丁的寫作吸引了他。他非常喜歡奧氏的《詩篇注釋》和《字句與精意》這兩本書。他驚奇奧氏對於人性敗壞，和神恩豐富的見解。他覺得在自己的經驗裏，證實了敗壞的真相，和恩典的需要。奧氏的話，引起他內心的共鳴。他也研究其他的神學書籍，充分顯出他瞭解和辯才，可是他進入修道院，並非尋求人間的榮譽，乃是尋求屬靈的糧食。因此他認為這些工作，都是舍本求末。他盼望能從神的話語裏，直接吸收智慧。在修道院內找到了一本用鐵鏈鎖著的聖經，他不斷查考這本聖經，雖然他懂得不多，卻最喜歡讀聖經。有時他整天默想一節聖經，有時他把先知的話切記在心裏。他尤其盼望從先知和使徒的書信內，得以明白神那全備的旨意，使他更加敬畏神，而信心因著神話語的見證得以增長。那時他開始讀原文聖經，奠定後來新譯聖經的基礎。

這個年輕的修道士發憤讀書，時常三四周之久，忘記背誦禱文。每念及此，不禁驚恐，覺得自己違反了院規。於是把自己關在室內，竭力念誦禱文。甚至寢食俱廢。某次，有七周末曾合眼睡覺。他進修道院的目的，為要尋求聖潔，因此他過著嚴肅的苦行生活。他希圖用禁食、抑欲、守夜，來克制肉體。他如囚犯一般，關在房內，不斷與內心的惡欲邪情搏鬥。他平時的食物，常是少量的麵包，和一條小鱈魚。這時，他認為只要成聖獲得天堂，任何犧牲都無所謂。羅馬教內很難得見到一個這樣虔敬的修道士，修道院內從未見到這樣努力購買永生福樂的人。當馬丁路德起來改革之時，他宣稱天堂絕不是用這方法買來的，他知道所說的是什麼話。他寫信給薩克森的喬治公爵（Duke George of Saxony）說：“我的確是個虔誠的修道士，嚴格地遵守院中規則，超過我所能形容的。假如一個修道士，可用修行獲取天堂，我定規有這資格。這種苦行就如長夜不眠、禱告、閱讀等，如果再延長下去，我必定苦修至死。”然而修道院安靜的環境中，在修道士苦修的極限之內，馬丁路德尚未找到所期望的內心安息。他切望得到救恩的保證，這是他內心的願望。沒有這個，就沒有安寧。當他流浪在塵世間，這些恐懼驅使他避入修道院，但在斗室內恐懼只有加增。內心的哀歎，震蕩著修道院的長廊，引出更響亮的回聲。神引導他來此，叫他學習認識自己，並向自己的力量和德行鬆手。他的良心受到聖經的光照。告訴他如何聖潔，可是他充滿恐怖，因他的心中和生活上，找不到這個聖潔的模樣。何等可憐的發現，

這是每個誠實人所發覺的！人的裏面、外面都有公義！人的一切都是虧欠、罪惡！馬丁路德意求聖潔，天然生命反抗的力量也愈強，直到他萬分失望。

當時修道士和神學家，鼓勵他用善行來滿足神的公義。但他自忖：“有什麼工作，能從我這種心裏發出呢？我怎能帶著出自污穢源頭的行為，站在我審判主的聖潔面前呢？”他後來這樣寫：“我看見我在神眼中是個大罪人，我想我用自己的德行來止息神的怒氣，是絕對不可能的。”

實行“修道院的聖潔”，哄慰了許多良心入眠。馬丁路德在急難中亦曾嘗試過，可是不久就發覺這是一個騙局，毫無拯救在內。“當我作修道士時，每感試探來襲，就喊叫我滅亡了。立刻我採取千百種方法，來抑止良心的呼喊。我每天去認罪，但是這個作法全無功效。於是我充滿憂鬱，萬念俱灰，十分痛苦。我喊著看哪，你仍舊嫉妒，沒有忍耐，滿了血氣。可憐的人哪，你進修道院實是徒然！”

你必點燃我的燈，耶和華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詩篇十八篇二十八節）

馬丁路德並非第一個修道士經歷這種試煉。修道院的圍牆，掩蔽了滔天大罪，但是也埋沒了高貴美德。偶而一個真真與神有交通的人，被召出院，登在高位上，立刻他的生活發了光輝，如同燈火放在燈臺上，照耀全家，警醒多人。當時在德國就有這樣一支火把，他就是約翰·史道畢斯（John Staupitz）主教。因著閱讀聖經，研究奧古斯丁神學，經歷內心種種試探，約翰·史道畢斯終於認識了救贖主。他因為相信基督，得到內心的平安。他尤其懂得恩典揀選的真理。當史道畢斯執行全德國奧古斯丁派的主持職務之時，巡行到額富德修道院。在眾弟兄中，有一個中等身材的青年，特別引起史道畢斯的注意。不斷的用功，禁食，不眠，已經消耗了年青的馬丁路德的體力，使他的骨頭根根可數。該青年人馬丁路德的眼球凹入眶內，並無後來鷹目炯炯發光的神氣，他的神情憔悴，他的容貌顯出不安，內心似有千百掙扎，卻仍堅剛不撓。他給人整個印象，乃是莊重、憂鬱，和嚴肅。史道畢斯富有經驗，馬上察覺出馬丁路德內心的情形，因而心向神往預感他的命運。史氏的熱情柔愛，打開了馬丁路德的心。“水中照臉，彼此相符。人與人，心也相對。”馬丁路德找到了同志。史道畢斯這位主持深曉馬丁路德，因此馬丁路德就向主持史道畢斯傾吐內心的悲哀。某日在食堂內，這位年輕修道士神志沮喪，默不發聲，幾乎無胃口進食。史道畢斯熱誠地望著他說：“馬丁路德弟兄，為何這樣憂愁？”馬丁路德深歎著說：“唉，我真不知道我將如何！”史氏答說：“這些試探是你所必需的，較飯食更需要。”兩人談話並不停留在這裏，不久在修道院的寂靜環境內，他們又有一段談話，大大影響了馬丁路德，使他最後脫離黑暗的境地。

馬丁路德沮喪地說：“我向神所許的願都歸徒然，罪的力量實在太強。”主持回顧自己的經驗，答說：“哦，我的朋友千百次我向聖潔的神立誓，要敬虔度日，然而我從未履行我的誓言。現在我不再立誓了，因為我知道我不能恪守我的應許。除非神為著基督的愛，向我們發憐憫，賜我安然離世，我絕不能在我離世以後，憑看我所有的立誓和善行，站立在他面前。我必須滅亡。”青年的修道士深畏神的公義，他向主持訴說內心的恐怖。

神那不可形容的聖潔，和神的尊榮無比，使他戰慄。“他來的日子，誰能當得起呢？他顯現的時候，誰能站立得住呢？”（瑪三章二節）史氏曉得在何處可找到平安，他決意指示這青年修道士。他說：“你為何用這些高超理論來煩擾自己呢？看耶穌基督的傷痕，看他為你所流的寶血，神的恩典在那裏要向你顯現。何必因著罪孽苛責自己？投在救贖主的膀臂裏面罷！倚靠，倚靠他的義，倚靠他的死所帶來的救贖。不要退縮，神並不向你發怒，是你在向神生氣。要聽神的兒子。他成了人，為要向你保證神的悅納。他對你說。‘你是我的羊，你聽我的聲音，誰也不能從我手裏把你奪去。’”可是馬丁路德總覺得自己缺少應有的悔改，馬丁路德說：“我裏面既沒有真實的悔改，我怎敢相信神會悅納我呢？在他收納我之前，我必須先行改變。”這位可敬的導師指示他，人若單單懼怕神的可畏威嚴，絕非真實悔改。馬丁路德就反問：“這樣，你怎樣回應加在無數良心上千百種難當的苦行呢？他們豈非盼望藉此得進天堂麼？”他聆聽主持的答復，這對他似乎是從天上來的聲音，不是從人來的。“悔改除非發源於神的愛和義，就是真的悔改。許多人所幻想的並非悔改的結果，乃是悔改的開端。你若要愛慕良善，就先得愛慕神。你若要悔改，就不要注意這些苦行。要愛他，因為他先愛你！”馬丁路德聆聽，繼續聆聽，這些安慰的話使他充滿一種新的喜樂，得著一線新亮光。他自己深思：“這是耶穌基督。是的，是耶穌基督親自用這些甘甜、醫治的話語奇妙地安慰了我。”這些話果然如同利箭射入修道士的心坎。若要悔改，我們必須愛神。在這種指示之下，他查考聖經，找出一切關於悔改的經句來。他自己告訴我們說：“從前所懼怕的，現在變作愉快甜美的經歷。過去威嚇我的經文，現在從各處彙集來，成為我的靈糧，而已安慰我。往日我縱然小心掩飾我的內心，試著向神表示一種虛構強制的愛，我卻痛恨聖經中所說的悔改。可是如今沒有比悔改更加自然誠意。哦，這是何等愉快的事，如果我們能不只在書房裏，更是在我們救主可貴的傷痕裏，來閱讀神的一切律例！”

馬丁路德雖然得到史道畢斯的安慰，但是他有時仍舊跌入憂鬱的泥淖內。在他軟弱的良心裏感到罪的實在，吹散了救恩的喜樂。有一次，他在主持史道畢斯的面前喊說：“我的罪！我的罪！我的罪！”主持史道畢斯答道：“好，你果真是罪人，豈可只是表面上接受救主呢？要知道耶穌基督是救主，能夠拯救罪魁，拯救該死的罪人。”

除了心中所發覺的罪孽使他驚惶，理智的聲音也加增他良心的苦惱。假若聖經的律例威嚇了他，聖經的道理就加強他的痛苦。神用真理使人平安。可是真理先得到剝奪迷惑人的虛假。揀選的道理尤其攪擾這個青年人，使他陷入無限制的幻想中。聖經歷史、日常經驗，和奧古斯丁的著作，都指示他我們必須追溯到神，因為萬物都是因他而有，靠他而生的。然而他的思想非常活躍，他想進一步來揣摩神那隱秘的旨意，窺探神的奧秘。史道畢斯阻止了他，忠告他不必窮究那測不透的神，只須接受神在耶穌基督裏所已經啓示的。史氏勸導他說所有的神學必須脫胎於聖經，放下各種派系的說法。“願你以閱讀聖經為至樂。”並送馬丁路德一部聖經，從此他專心讀經，特別欣賞保羅的書信。他也旁覽奧古斯丁的著作。凡他所讀的，他銘記在心。他所經歷的掙扎，使他更能領會神的話語。土壤已經耕松，種子從此深植其中。待史道畢斯離開額當德時，黎明已經出現在馬丁路德的心裏！

可是工作尚未完畢，總主持史道畢斯離開了路，還得有一個謙卑的器皿來完成。年輕修道士馬丁路德的良心仍未找到安息。因著內心的掙扎和緊張，他的身體開始不支。他被病魔所襲，幾乎死去。這在馬丁路德住院的第二年，當死亡臨近之時，所有的驚惶恐怖，重新圍攻他。他自己的不潔，和神的聖潔，再度攪擾他。某日馬丁路德正在失望中，一個年老的修道士前來探病。馬丁路德向他敞開，傾訴內心的恐懼。老修道士不能解釋這些疑惑，但是老修道士卻知道救藥。他領馬丁路德回想幼時所學的《使徒信經》，溫柔地念著：“我信罪得赦免。”“你不只應該相信戴維的罪和彼得的罪得了赦免，因為魔鬼也信。這是神的命令，我們相信我們的罪得了赦免。伯拿（Bernard）曾說過：聖靈在你心內所見證的乃是你的罪已經赦了。”晨星從馬丁路德的心中顯現。恩典的話語一發出，相信的心就接受。他放棄了一切的自義，全然地倚靠神在耶穌基督裏所賜的恩典。

馬丁路德在修道院已經兩年，並在一五〇七年五月二日受冊封作祭司。翌年年底他被史道畢斯調到威騰堡大學（University of wittenberg）任物理學和辯證學教授。在致友人的信內，他這樣說：“蒙神恩佑得以平安，但我必須用力研究哲學。當我抵達威騰堡之門，就急切盼望能夠改充神學教授，我所說的乃是果中取核、谷中取麥、骨中取髓的神學。事實如此，神總是神，人的判斷難免錯誤，但這是出於神的。我必永永遠遠用恩典慈愛引導我們。”然而他在課餘，竭力研究希伯來文和希臘文，並兼讀神學。他於一五〇九年三月底，獲得神學士學位，受命專授聖經神學。

每日下午一時，馬丁路德在學校教授聖經，他先從詩篇入手，而後轉到羅馬書。在他默想羅馬書之時，真理的亮光射入他的心內，在安靜的房間內，他時常撥出數小時，閱讀神的話。保羅的書信羅馬書，擺在他面前。有一次他讀到一章十七節，先知哈巴谷說：“義人必因信得生”這句話，非常打動他。原來義人的生命和其他人的生命不同，這個生命乃是信心的禮物。這個應許，把基督徒的生活秘訣啓示了他。多年後，即使在百忙之中，他仍舊聽見：“義人必因信得生”這句話。馬丁路德也在禮拜堂內講這資訊，聽者蜂擁，不久他就名聲蜚然。

他從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從大水中拉上來。（詩篇十八篇十六節）

一五一〇年馬丁路德被推派為七間修道院的代表奉派赴羅馬，覲見教皇。這也是神所安排的，使他可以熟識羅馬的情形。他滿以為羅馬仍是聖潔的中心。他從威騰堡出發，南行越過亞爾帕斯山，剛下到義大利的富庶平原，就發現驚人醜事。在波河（Po River）邊，彭尼狄克派（Benedictines）的富貴修道院，招待了這個窮修道士。修道院的富麗堂皇、修道士衣著的華貴，和飲食的精致，使路德十分不解。雲石、絲綢，和奢侈，給與威騰堡修道院的窮修道士何等的諷刺。他起初閉口不言，等到那周五看見滿桌肉食，就不禁說道：“教會和教皇豈不禁食這些麼？”彭尼狄克派的修道士大為不滿，何來一個未開化的德國人，膽敢責備他們。馬丁路德堅持不可，甚或準備公佈這種不軌行爲，使他們覺得要把他滅口為妙。幸得司閻暗中通報，馬丁路德迅速離去，得以免死。馬丁路德抵達帕羅

拿（Bologna）時，害了一場大病，幾乎使他死去。當他萬念俱灰之時，“義人必因信得生”這句話，照亮了他，使他重新得力，不久他又繼續他的路程。

在義大利的炎炎烈日之下，他經過長途跋涉，終於到達七山之城羅馬。當他瞥見世界之後、永遠之城時他的心是何等興奮，雙膝跪下說：“聖羅馬，我向你致敬！”他踐足古羅馬帝國的廢墟，遍訪各禮拜堂，他相信一切所聽見的，虔誠地奉行各種聖規，自忖：

“何等可惜，父母尚在世間！不然我可用彌撒、禱告和各種善行，超渡他們脫離煉獄之火！（煉獄是天主教編出來的理論，毫無聖經根據。他們說：信徒死後在煉獄中受苦，需要多作好事、積功德、設法贖罪，才能脫煉獄進樂園。人贖罪不是靠主的寶血，人不能因信稱義，而是因行為稱義。）”他雖然已經得蒙光照，他的悟性還未全部脫離黑暗。他的心已經悔改，他的心思尚未更新。他有信和愛，還缺少知識。要脫離數世紀的黑暗，豈是容易！但是他在羅馬見到祭司們的不虔不敬，修道士不分高低，都犯這種毛病。他滿以為教會的大廈是堅固高貴的，卻意料不到大廈的門扉破損，圍牆有火焚的痕迹。他見到聖所的荒廢，心中彷徨不已。他所理想的是聖潔，所見到的卻是褻瀆。他後來說：“我們越近羅馬，所遇到的失敗的基督徒也越多。有句俗語這樣說：首次赴羅馬尋找惡漢，二次遇到惡漢，三次與惡漢結伴。可是現在人太聰明了三次並作一次了。”

他最初竭力遵守羅馬教會所命令的贖罪規條。有一日他盼望獲得教皇所應許的免罪，他卑怯地用雙膝爬上彼拉多的梯子。據說，該梯子是神奇地由耶路撒冷遷來此地的。當他正在作這功德時，他想他聽見一個雷聲，從他心的深處發出來說：“義人必因信得生。”這句話已經兩次臨到他，如同神那裏的天使的聲音一般，現在重新有力地向他發出。他在驚中站起，全身寒栗，自愧迷信之深，火速起來走避。這節經文在馬丁路德身上極有能力，可見真理常需反復申述，才能發生正確效果。馬丁路德縱對羅馬書深有研究，因信稱義的真理從未如此清楚。現在他領悟只有借著這個義，方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現在他舉目仰望被釘的人子，他從基督的手中，接受神賜給罪人的恩典。在馬丁路德的身上，這是他人生的轉捩點。因信稱義的真理給他脫離死亡恐怖的信心，成了馬丁路德今後的中心神學。當他在彼拉多梯子上，聽見保羅在十五世紀前向羅馬居民所傳的話語，而站起身來之時，那長期被羅馬教所拘禁的真理，亦同時站起，不再仆倒。

讓我們聽馬丁路德自己怎樣說：“我雖是一個聖潔無疵的修道士，我的良心卻充滿攪憂苦惱。我擔當不起‘神的公義’這句話。我無法愛這位聖潔、公義、刑罰罪人的神。我暗中向他生氣，懷恨他，因他以律法和人生艱困，打擾我們這些被原罪所毀的可憐罪人，並且更以福音來增加我們的苦惱。但當我借著神的靈明白福音話語之時，我知悉罪人稱義是本乎我主的白白恩憐，也因著相信得以稱義，於是我覺得已經重生，猶如新人一般。我經過一扉敞開的大門，走入神的樂園。從此我別具眼光，來查考心愛的聖經。我閱讀聖經，擷集許多教導我關於神工作的經句。過去我怎樣厭惡‘神的公義’，此時我開始寶貴並珍愛這些話，認為是聖經中最甘甜安慰的話。真的，保羅的話，成了我進入樂園的大門。

我要追趕我的仇敵，並要追上他們（詩篇十八篇三十七節）

馬丁路德離別羅馬，返回威騰堡，心中滿了憂愁和忿怒。他厭惡這座教皇大城，如今他存著新希望，轉眼仰望聖經，並神所應許的新生命。他從羅馬教會所失去的，聖經都替他補足。他脫離羅馬，依附聖經。整個改教運動系於此舉，是神、不是人作了中心。史道畢斯和選帝侯，都十分重視他。這位總主持史道畢斯，似乎預感到將要臨到世界的大事，不斷推崇馬丁路德。有一日來院，把馬丁路德帶到花園裏，告訴他說：“我的朋友，你現在必須作聖經博士。”馬丁路德受驚之餘，再三推辭說：“只有聖靈才能使人成為神學博士阿！”經受各方壓力之後，馬丁路德終於屈服。一五一二年十月十八日，他宣誓說：

“我誓必全力保衛福音真理。”翌日馬丁路德被頒授神學博士銜。他現在是個聖經博士，而不是文學博士了，他的使命是專心研究聖經，而不是跟從人間遺傳。他受大學之托，奉皇帝教廷之名，慎重立誓在神面前，他從此時起，要赤忠傳揚生命之道。這個誓成了馬丁路德改教的呼召。他覺得良心上負有聖責，自由查考而且勇敢傳揚基督真理。後來他看見全歐洲因著他所傳揚的話震顫。當羅馬控訴，名人指摘，良心控告，群起攻擊他，使他似乎搖動不支之時，他記起所立的誓，得以堅定不移。在危急中他說：“我奉主名前進，我已將自己交托主手，願他的旨意成功！誰求他叫我作博士呢？如果是他立我的，他必支援我，否則，若他後悔所行，讓他貶斥我就是了。所以這些逼迫並不嚇倒我。我只求一件事，即在神呼召我作的一切事上得蒙他的喜悅。”另有一次他說：“凡是沒有神的呼召而擅自作事的，就是尋求自己的榮耀。但是我馬丁路德是被逼作博士的。羅馬教想阻止我履行職務，可是實際上已經看見結果如何，將來結局更慘。他們無法保衛自己。奉神的名我決踐踏猛獅，敵擋龍蛇。這個工作，在我生時發起，在我死後完成。”史道畢斯立即卸下神學教授的職務，讓位給他所提拔出來而有屬靈前途的馬丁路德。

馬丁路德在教室裏，在講臺上，傳揚相信耶穌基督的道。他的教訓透出極大的亮光。尤其在講臺上，他向一班如饑如渴的學生，顯示神話語的豐富。據他著名的知己麥來賞說：“根據所有虔誠、有學問人的判斷，他那種解釋聖經的方式，簡直如用新鮮的晨光，照在黑暗中久眠的真理上。他指出律法和福音的不同。他駁斥當時盛行的教會和學派的錯誤，他們說人是憑看自己的功德賺得赦罪的，人是借著外面的修行獲得稱義的。因此馬丁路德決心引領人心歸向神的兒子，猶如施洗約翰所解釋的，罪是怎樣因著神的兒子白白得赦。他未曾修改儀式，反而忠心地護衛教門內的成規，可是他竭力使人明白悔改赦罪，相信正確的基本真理。虔誠人深受這種真理的感動，有學問的人也歡喜領受。我們可以說基督、使徒，和先知，現在從不潔的地窖裏釋放出來了。”馬丁路德的教訓帶著權柄，因為他完全倚靠聖經。同時他的生活又與所傳的道相符。人知道這些講論不單出於嘴唇，乃是出於內心，而且全部是實行的。從這時起，馬丁路德在威騰堡修道院講解各卷聖經，長達三十年之久。

當時在德國人民中間，發生一件駭人的事。羅馬教廷在地上開了一個大市場。原來教皇利奧十世（Leo X）急需大筆金錢來修建聖彼得大教堂以及滿足他個人揮霍無度的奢華生活，他以出售贖罪券來增加財源。從買者的成群結伴，賣者的叫喊戲謔，簡直可以稱為鬧市。不同之點，在於擺攤的人是僧侶，兜售之貨是靈魂的得救。這些推銷員坐了漂亮的馬車，帶了三個騎士遊歷各地，生活闊綽奢華。走近城鎮，先遣代表通知官長說：“神與聖

父的恩已抵門前了。”立刻全城騷動。牧師、祭司、修女、議員、學生、商人、男女老幼，都出來歡迎，各持點著的臘燭，隨著音樂鐘聲行進。交換敬禮後，行列向禮拜堂移進，教皇的恩諭放在鵝絨褥墊或金繡布帛上，率先開路。其次是售賣贖罪票的首席商人，手執大型的紅色木質十字架。全體的人唱歌、禱告、在香火中前進。在風琴的樂韻中，歡迎僧商和他的隨從入殿。僧商先把十字架置在祭壇前，挂上教會的紋章。紋章留在十字架上多久，當地的聖品人就得每日前來致敬。行伍中最引人注意的，乃是執紅十字架的僧人，他身披杜米尼克派（Dominican）的僧衣，舉動傲慢非凡。他的聲音嘹亮，似乎充滿力量。他是戴子爾（Tetzel）。他走上講臺，用堅強的語氣，向群眾述說贖罪票的價值：“贖罪票是神最尊貴的禮物。這個十字架（指著紅十字架）與釘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有同等贖罪的功效。來罷，我要給你們蓋印的證書，甚至你想要犯的罪，也能得赦。沒有什麼罪能大過贖罪票所能贖的，連得罪聖母馬利亞的罪，也可得赦。只要你們肯出錢，出相當數目的錢，一切都能赦免。想一想你們每個致命的罪（Mortal Sin），即使認罪悔改後，你還得在今世或在煉獄苦行（do penance）七年，你在一日之內犯了多少致命的罪，一周多少，一月多少，一年多少，一生又多少！唉，這些罪簡直無數，引起無限煉獄之火。現在靠著這些贖罪票，你可以今生一勞永逸地獲得全部赦免，免去所有的刑罰。只有四種罪須交教皇裁決，其餘一概可以寬免。贖罪票不只在活人身上有效，在死人身上也有效。因此，不需懺悔。祭司！貴族商人！妻子！少年！處女！難道你們聽不到已離世的父母朋友在深淵裏喊叫說：我們受到可怖的刑罰！只要些少的捐輸，就能拯救我們，你們有這力量，卻不肯給：錢在箱底叮噹作聲之時，靈魂逃出煉獄，飛入天堂。哦，愚昧粗鄙的百姓阿，竟不懂得這種洪恩！現在天堂到處開門！為何抗拒不入呢？你準備何時進入呢？目前你可以救贖許多靈魂！硬頭無知的人阿，只要出十二枚佛羅梭（Florin——金幣名），就可救他們脫離煉獄，而你竟然如此忘恩不救！我對你們宣告，如果你只有一件外衣，也當剝去換錢，使你蒙恩。主我們的神，不再統治，他將一切權柄都卸交教皇。你們可以知道為何聖主如此賜恩？這是為要重修聖彼得堂和聖保羅堂，使之舉世無雙。這個教會擁有聖使徒彼得的遺體和聖保羅的遺體，外加許多殉道者的屍體。這些聖體現在，唉，因著教堂目前建築的殘破情景，被雨淋、雹打、水浸、腐朽、受辱。唉，這些聖體豈容長久陷在泥潭汗淖中？”演說結束時，他手指投錢箱，竭力叫三聲：“帶來，帶來，帶來！”然後走到錢箱旁，在眾百姓之前，投下一塊銀錢務使其叮噹作聲。

演說完畢，贖罪票買賣正式開始。群眾圍集告解神父的身邊，每人手執一塊銀錢，開始認罪。認罪完了，湧至販賣攤。主賣人觀察來人的衣飾形態，決定各人該付的數目。按著等級購買普通贖罪票，君王、主教須付二十五枚德克（Ducat——金幣，每枚約值美金兩元兩角八分），侯爵、主持付十枚德克，貴族、高僧和年俸達五百佛羅梭者付六枚，年入二百佛羅梭者一枚，其他半枚。至於特種罪惡，戴子爾另有規定：多妻罪，六枚德克；瀆聖罪，偽證罪，九枚；謀殺罪，八枚；妖術罪，二枚。下面乃是一張贖罪票的內容：

“某某，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憐憫你，因著他至聖的熱情寬免你。我根據教廷所授的權力，解除你受到的一切宗教上的譴責、審判、和刑罰，並且寬宥你所犯任何越分的罪惡和過犯，不論大到何種程度，不管因何而生，即便留待我們至聖之父教皇和教廷裁決之罪，也一概赦免。我塗抹你在此時刻可能招致的所有軟弱、醜行。我寬免你因此時機可能遭逢

的一切懲罰。我重新恢復你，使你有分於教會的聖禮。我重新撮合你與諸聖徒有交通，而且重行建立你在你當初受洗時所有的純潔中。因此，死期臨到時，罪人所進入痛苦、刑罰之門將向你關閉，而引入樂園之門要向你開啓。你縱然多年不死，這恩惠繼存不變，直到死期來臨。奉父子聖靈的名。阿們。專使僧人戴子爾·約翰親署。”何等的放恣，巧妙地將謊言混雜在聖潔屬靈的辭句裏！

某薩克森貴人，非常不滿意這種虛假，走近僧人，問他有權赦免‘意向’罪否，戴子爾答說：“當然，我從教皇得到全權可以赦免這罪。”貴人就說：“好罷！我想在我敵人身上報一小仇，但不致危害他的生命。你若給我一張保證的贖罪票，我就給你十枚克郎（Crown——貨幣名）。幾經交涉，最後決定三十枚克郎代價。不久戴子爾離開萊普西（Leipzig），貴人和侍從埋伏在樹林內，等戴子爾經過時，攻擊他，把他稍微打一頓，劫去滿載銀錢的贖罪箱。戴子爾非常忿怒，上告法院，貴人出示他所簽署的贖罪票，因此宣告無罪。

兜售贖罪票的僧商的行動粗陋鄙下。他們常用贖罪票支付腳夫、旅館，和別種費用。依照當時情形，開發贖罪票，或赦四人，或赦五人不等。這些救恩證券在旅館和市場上流行，如同紙幣一般。衆百姓評論說：“他們所講的，從頭至尾，單要付款、付款而已！”

惟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爲完全的，他是神。（詩篇十八篇三十二節）

路德首次聽到戴子爾之名是在一五一六年。有人報告史道畢斯關於戴於爾兜售贖罪票的事，並且引述戴子爾所用幾句放肆的話。馬丁路德忿然感歎：“神若許可，我要在他的鼓底鑽上一個洞”薩克森的侯爵們憤恨這種卑陋的買賣，不准僧商入境。因此，戴子爾在離威騰堡四裏外的舊脫包（Juterbock）城兜售。無知的百姓蜂擁而往。當時馬丁路德還尊敬羅馬教會與教皇。他說：“我在那時是個僧人，一個項瘋狂的教皇派，醉於羅馬道理，甘願殺害任何膽敢抗拒教皇最小命令的人。我是個掃羅，如今尚有許多這樣的人”可是他的心已經準備，敢於接受一切真理，反對一切錯誤。“我是個青年博士，剛出熔爐，熱心喜悅主的話語。”

某日馬丁路德坐在威騰堡的懺悔室內。許多市民相繼前來承認大罪，例如姦淫、放蕩、高利放債、營私舞弊等罪。他就指責他們，教導他們。不料他們答說不擬離棄罪孽。這位虔誠的修道士，受驚之下宣稱，他們既不肯誠心悔過，他就不能赦免他們的罪。這些不滿意的百姓，就拿出贖罪票來，爭說他們是潔淨的。於是馬丁路德答說，他與這些紙張無關，而且說，“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他們喊叫抗議，然而馬丁路德博士不改初衷。他堅持他們必須停止行惡，學習作好，否則不得赦免。威騰堡的居民大起惶恐，趕快告訴戴子爾。戴氏聞訊大怒，在講臺上竭力侮辱、咒詛馬丁路德。戴氏又在市場上數次舉火恫嚇人民說，他獲教皇指令，有權火焚一切異端派，就是那些膽敢反抗至聖贖罪票的人。

馬丁路德如同牧人一般。看見羊群走入滅亡的路，就設法挽救他們，那時他毫無改教之意。他已見到羅馬教廷的腐敗，但是他並未起來攻擊。他預感基督教受的時弊重壓而呻吟，然而他並未想要矯正羅馬教廷。他全無改教計劃，猶如先前沒有改‘己’計劃一樣。是神要改革，揀選馬丁路德作器皿。他安靜地執行他的職務，許多人向他打開他們的心。可是就在這裏，邪惡開始攻擊他，錯誤起來尋找他。腐敗的勢力不讓他行使職務，所以他的良心受到神話語的催促，發聲反抗。這豈非是神在呼召他麼？反抗既是他的責任，故此是正義之舉，因此他必須挺身出來說話。

諸聖節在威騰堡是個極重要的日子，凡在選帝侯所建之堂內認罪的，必得寬大的贖罪。因此每屆這個年節，朝聖者從各地會集。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節期的前一日，馬丁路德勇敢地走近威騰堡教堂，在大門上張貼九十五條反對贖罪票道理的聲明。事前他並未通知選帝侯、史道畢斯，或任何親信的朋友。在序言上，他申明發表這些聲明的用意，是要將真理置於光天化日之下。他明白表示，他將在大學裏答辯任何挑戰。當時所激起的注意非常大，口口相傳，不久全城震動起來。下面摘錄一些聲明的內容：（一）當我們的主耶穌說必須悔改之時，它的意思乃是信徒在地上整個生活應當不時繼續地悔改。（二）這話決不能領會作祭司所施用之苦行聖禮，如同認罪和懺悔。（四）真正的苦行，乃是悔改和憂傷，出於一種自厭，直到他進入永生。（六）教皇絕不能赦罪，他只是宣佈並印證神的赦免。凡超過這個的，定罪依舊不變。（八）教會所定的苦行，單實施在活人身上，與已亡人毫無關係。（二十一）賣贖罪票的欽差犯了錯誤，因他們說教皇的贖罪票可以使人脫離一切刑罰，而且得救。（二十七）凡主張錢在錢箱叮噠作聲時靈魂就飛逸煉獄的，乃傳說人間荒謬。（三十二）凡幻想因贖罪票穩上天堂的，必與傳這種道理的人同歸滅亡。（三十六）凡真實悔罪的基督徒，無須贖罪票，即能享受罪刑的全部赦免。（四十三）我們應當教導基督徒，凡周濟窮人，幫助困乏人的，比那贖買贖罪票的，更為美好。（四十五）我們應該提示基督徒凡不顧鄰舍缺乏，而購買贖罪票的，並未獲得教皇的贖罪，反而招致神的忿怒。（六十二）教會真實的財寶，乃是神的恩典和榮耀的福音。（七十九）凡說挂上教皇紋章的十字架與基督的十字架具同樣果效的，簡直是褻瀆。（八十六）有人說，教皇既富有天下，何不用自己的財富重修聖彼得堂，反要窮苦的基督徒出錢呢？（九十四）我們勉勵基督徒，殷勤跟從基督他們的元首，即赴湯蹈火亦所不惜。（九十五）因著經歷許多艱難進入天國，比借著虛假的平安，得著肉體的安舒，更是美好。

馬丁路德在教堂的大門上，張貼他的聲明後退入他的靜室，無疑他心中充滿平安喜樂，因為奉主的名，為真理之故，已經採取了這個行動。這些標題縱然非常有力，卻透露他仍舊堅信羅馬教廷的權柄，可是在攻擊贖罪票時，他不知不覺觸及教廷的一些錯誤，久而久之必會使教皇的威權發生搖動。馬丁路德並無如此遠大眼光他只感覺所采的步驟似乎過於大膽，責任催逼他沖淡慷慨之詞，在不犧牲真理之下，將這些標題當作建議，徵求指正，並在聲明末了慎重申明，他無意違反聖經、教父，和羅馬教廷的一切政令。在晚年當他靜念這個勇舉之時，他不禁覺得驚奇，不懂怎會開始。顯然有一雙看不見而大能的手，

在帶領他前進。他承認說：“我介入這個爭執，毫無計劃，全無知識或意向，我在不知不覺中被捲入漩渦，鑒察人心的神可以作我的見證。”

翌日，無人前來反駁。這種買賣到處被人詆毀，除了戴子爾和跟從他的人外，誰會有厚顏來答辯。但是，這些聲明必然廣傳，決不致留在書院廊下。消息如同閃電一般，傳到各地。不到一個月，已經傳到羅馬。許多朝聖的香客不攜贖罪票，反攜九十五條聲明回去。大家都閱讀默想而且討論。在大學內在修道院裏，議論紛紛。大家慶倖終於找到一個虔誠人，膽敢起來擔當這項艱巨兇險的工作。大眾的良心，得到了滿足。

可是許多朋友替他擔心，也有許多人表示對他的嫌惡。那些指責攻擊，當然使他受到影響、他的盼望，竟成泡影。他希望看見教會的領袖，和國內有名的學者，能夠公開地支援他，然而結果不然。對他懷好感的人，只在起初驚奇之時，吐露一、二句嘉許。很多他所十分敬佩的人，竟然是苛責他最厲害的人。他感覺自己在教會中的孤立。他雙手反抗羅馬，獨力打擊頂天立地的羅馬大廈。誰能述說他當時的心境呢？他告訴我們說：“哦開始這項工作之時，充滿恐懼戰兢。當時我是誰呀？我是一個可憐可鄙的修道士，宛如死人一般，我怎敢反抗教皇的尊嚴？在教皇面前豈只君王、大地震栗？容我如此說，連天堂和陰間，都聽教皇指揮！無人能知，在這兩年我內心所受的痛苦。我能說，我沈入何等的灰心失意中。當他們袖手旁觀，留我一人在兇險中的時候，我並不快樂寧靜，也無把握，因為那時我尚未懂得——感謝神——我現在所明白的事。果真也有許多虔誠的基督徒滿意我的聲明，而且非常重視這些聲明，但是我並不以這些虔誠的基督徒作為聖靈的工具，我仰望教皇，仰望紅衣主教、神學家、律法師、僧侶，和祭司們，我盼望在他們身上看見聖靈的印證。可是，在我憑著聖經勝過他們的所有理由後，我最後借著基督的恩典，在大苦悶中，超越了唯一控制我的理由——就是‘要聽教會’，因為從我的心底裏，我尊敬教皇的教會，認為是真教會。我比那些反對我的可恥腐化分子，更加誠心敬重羅馬教會。若我輕視教皇，如同這些心裏藐視而嘴裏稱頌的人，我早就震顫，惟怕大地立刻張開口，把我活活吞下，好像可拉和他的黨徒一樣。”可見當時馬丁路德的動機是何等的純潔！改教不是人的政策，乃是神的能力。神的時候已經來到，這個工作無法停止，教會必須得到釋放。

朋友的責備、懦弱，和沈默，雖使馬丁路德沮喪，仇敵的攻擊卻產生相反的結果。真理的仇敵想用強暴來達到他們的目的，竟然成全了神的旨意。戴子爾起來接受挑戰，他不只為贖罪票辯護，而且也護衛教皇的權柄。爭論之點突然改變，從贖罪票市場遷到教廷大殿，從戴子爾轉到教皇身上。在杜米尼克派的講臺上，路德被稱為瘋人、騙子，和附鬼者。他們說：“再等二周至多一個月，這個名聲狼藉的異端者必被焚燒。”羅馬也起來答復了。教皇利奧十世（leo X）認為“這不過是修道士的爭吵，最好的辦法是不干預。發表九十五條聲明的，乃是個酒醉的德國人，等到酒香消逝他就不這樣講了。”但是教廷的監察官麥曹利尼（Mazzolini）著論攻擊，說“他願意知道這個馬丁路德是否鐵鼻銅頭，不可擊破，”並稱“凡不以羅馬教會與羅馬教皇的教訓為信心、無謬誤準則的，就是異端者。”馬丁路德不願意引起羅馬教廷的反對，他緘默了一個時期，最後駁覆：神的話，神全部的話，只有神的話，乃是一切的準則，他相信教皇和教廷會議都有錯誤的可能。

馬丁路德覺得他當年所張貼的聲明常被誤會，決意加以解釋。他預備申說這些聲明的根據和理由。他稱之為《解釋》（**Resolutions**），所用的語氣非常婉轉，一面修改、沖淡那些特別刺激的章句，表示真實的謙卑，另一面勇敢地護衛所有的真理，顯示不移的信念。他先確定悔改的真義說：“這個希臘字表明穿上新靈和新意，取一個新性情，因此你不再屬地，而變成屬天了。基督是靈性的教師，不是字句的師傅。他的話是靈，是生命。所以他教訓我們一個出於靈和真理的悔改，而不是那些外表的苦行，即高傲的罪人全無內心謙卑也可實施的苦行。他所要的悔改，是能夠在各種生活環境內實行的。昔日但以理處於巴比倫的榮華下，猶如今日僧人在法衣和乞丐在破衣下一般。”然後他又繼續說：“我不管教皇喜悅不喜悅。他是人，如同別人一樣。過去有許多教皇，不止喜歡錯誤罪惡，甚至向往更特殊的事物。如果教皇所說的是在法典之中、根據法典而說，或者連同教廷會議發表什麼條規，我或會聽教皇的話，若教皇憑著自己的私意說話，我就不聽他。不然，我豈不像那些不認識基督的人，竟默許猶流二世（**Julius II**）屠殺基督徒，難道這也是溫柔牧人對待基督羊群的善舉嗎？人絕不能成一基督徒，而竟沒有基督，他若有基督，就同時有了所有屬乎基督的。那給我們良心平安的，乃是：因信，我們的罪不再是我們的，都變成基督的了，因為神已將罪愆歸在他身上，另一方面，一切屬於基督的義，也都歸給了我們，因為神樂意賜恩。基督接手在我們身上，我們就得蒙醫治。他用斗篷覆庇我們，我們就得蒙遮蔽，因為它是永遠可稱頌的榮耀救主。”最後他有所建議：“我願意勇敢簡潔地申說我的意見，教會需要一個革新，這不是教皇一個人，或大主教，和教廷會議裏許多人的工作，這個工作必須全世界起來作，更正確地說，這個工作只有神才能作。至於何時開始這種革新，只有那位創造時間的神知道。堰堤已經崩裂，我們無力抑制洪水的泛濫。”

那時馬丁路德對於教皇十分尊敬，他臆想利奧十世是個正直愛慕真理的人，因此他決意上書，表白態度。在一五一八年五月三十日，他擬就一函請史道畢斯轉陳。他向總主持表示：“我無意使你陷入危險，因我決心單獨會戰。耶穌基督必定監察，究竟我所說的是出於他的，或是出於我的。沒有神的許可，教皇焉能置喙？君王豈可裁決？我用《論羅馬教皇》一書答復那些恐嚇我的人：那一貧如洗的人無所懼怕，因他無可損失。我既無私產又無金銀，我也不想得到這些。過去我若有何尊榮，有何名聲，願那位開始剝奪我的神，完成它的工作。我所剩下的，只是一個風霜摧殘的身體、他們無論用詭計或用暴力殺害我，但願神得榮耀！他們這樣作，僅僅縮短我一、二小時的生命而已。我有一位可貴的救主，全能的大祭司，耶穌基督我的主我已經夠了。在我活著的日子，我必定讚美他。別人若不參與讚美，于我何干？”

但是馬丁路德並不孤獨。縱然他的信心無須人的支援，在他四圍聚結著護衛他的人。德國百姓已經聽到改革者的呼聲。他的講章和著作閃出亮光，照明了同時代的人物。信心的能力，猶如烈火燒入冰冷的心殿。貯藏在這人裏面的神的生命，蘇醒了教會的冷淡光景。百姓眷戀羅馬迷信的心日漸冷淡，購買贖罪票的人愈來愈少，同時馬丁路德的聲望繼續增加。百姓轉向他，向他致敬。認他為真理和自由的無畏柱石。

他教導我的手能以爭戰，甚至我的膀臂能開銅弓。（詩篇十八篇三十四節）

馬丁路德安靜地等候消息。一五一八年八月七日接到教皇諭旨。傳召他赴羅馬受審，而主審人就是他的仇敵麥曹利尼。他說：“當我正在等待祝福之時，我突然感到晴天霹靂。我是只羊羔，攪擾了豺狼的水源。戴子爾逃逸，而我反被吞吃。”這個傳喚驚動了威騰堡，馬丁路德無論採取何種行動都無法脫險。若去羅馬，必落入仇敵手中。若是不去必被判違抗，亦不能逃逸。因為教廷使節已經接獲命令，要盡力挑唆皇帝諸侯反對馬丁路德。他的朋友們非常驚訝。八月八日馬丁路德上書選帝侯的親信教誨師史畢賴丁（Spalatin）。請求在德國受審：“看哪，他們所布的是什麼陷阱，我簡直是被荊棘所圍。但是基督活著而且統治著，他昨日今日直到永遠不改變。我的良心證實我所傳的是真理，縱然因著是我在傳說，表達得不夠清晰。教會如同利百加的胎兒一般，孩子們必然相爭，甚至危害母親的生命。此外，求主不讓我在這試煉中太過興奮。願神不把這罪歸給你們。”因著選帝侯和威騰堡大學的請求，教皇指今教廷使節惟吾（Se Vio）就地審問。在指令中教皇說：“接到指令後，當立刻傳令馬丁路德親自出庭，檢舉並約束這個異端者，不得遲延。為此當借助於我們在基督裏最可愛的兒子麥西密蘭（Maximilian 一當時德國皇帝）的臂力，並爭取德國諸侯和各地的權貴的幫助。若能獲得此人，當小心看管，押送到我們這裏。若他歸回原處，自動央求寬恕大罪，你可收他歸入聖母教會的懷抱裏。假使他頑固不變，而你又無法獲得他，我們授權給你，在德國各地奪去他法律上的保護，申斥革除一切不出力捕獲馬丁路德和他黨徒的權貴、城鎮，和學堂。當然皇帝在外。苟有權貴、城鎮，和學堂，收容馬丁路德和他的黨徒，公開或秘密支援他，我們將他們一概置於禁制令下，直到馬丁路德逃離三日後，才得施行聖職。任何平民不立刻服從命令的，我們宣佈他們喪失公權，不得享受任何法律權利，褫奪享有基督徒的葬禮，充公一切採地（即受封而得之地）。”這就是人所安排給馬丁路德的命運。羅馬教皇用盡方法來毀滅他。他的傾覆似已無法避免，他怎能逃脫這種巨大的陰謀呢？可是羅馬失策了，這個運動是出於神的靈的，豈受人的命令支配？羅馬一面秘密地佈置兇險，一面花言巧語地離間選帝侯和馬丁路德的關係，勸選帝侯自重，勿因一個可憎惡的修道士喪失榮譽。

最後命令到達，傳馬丁路德赴奧司堡（Augsburg）受審。他的朋友都勸他不可前往。從各方面傳來的可怖的情報，有人預備半路謀殺他。史道畢斯勸他暫避一時說：“照我看來，全世界都聯合起來反抗真理。釘十字架的耶穌也曾這樣被人恨惡。我覺得你沒有希望，只有等候逼迫。很快地信徒若未獲教皇許可，將不得查考聖經，從中學習耶穌基督，正如耶穌基督所吩咐的。你只有少數知己，而且這些人恐怕將會受到仇敵威脅，不敢支援你。最智慧的辦法，莫如離開威騰堡，到我這裏來暫避一時。我們可以生死與共。”然而一切都不能搖動馬丁路德。他決意忠心站在神所安排的崗位上。真理是借著傳揚而前進的，他怎可遠走呢？他所樂意事奉和愛逾生命的主豈非說過：“凡在人面前認我的，在我天父面前也必認他。”這句話不斷地在他的心弦上彈著。在改教期內，他表示說：“我作了遍地相爭相競的人，如同傑裏邁亞一般。但是他們愈威嚇，我愈喜樂。他們早已損毀我的榮耀名聲。現在只剩一件，就是我的殘軀。他們可以殺我，這不過縮短我數小時的生命而已。可是他們不能毀滅我的靈魂。凡欲向世界傳揚基督話語的人，必須隨時準備殉難。”

他離別威騰堡，走上往奧司堡的路，準備站在羅馬使節面前受審，手中並無安全證，恐怕他是去送死的。然而他的信心，不是外表上的裝作，乃是一個實際，因此他有平安，毫無懼怕地奉萬軍之主的名，為福音作見證。馬丁路德沿途遇見不少朋友，有些鼓勵他，有些勸阻他。在他的信笈上，可以看出他當時的心情：“我遇到一些卑怯的人勸我勿去奧司堡，但是我已經決意前進。但願上的旨意成全！即便在奧司堡，甚至在他的仇敵中間，基督永遠為王！但願基督活著，讓馬丁路德死去也讓一切罪人都照著所記的死去！願賜我救恩的神被高舉！再會罷！堅持固守，因為人若非被神所棄，就會被人所棄。神是真實的，人是虛謊的。”十月七日黃昏，馬丁路德和他的兩位朋友抵達奧司堡，憩息在奧古斯丁修道院內。他覺得十分疲乏，但是很快就恢復了。無疑的，他的信心和活潑的心思，加速了身體的復原。

馬丁路德開始受審，教廷使節田惟吾宣佈教皇旨意就：“奉我們聖父教皇利奧十世之命，垂示三款：一，你該熟思認錯，撤回一切錯誤建議和講章，二，承諾從此不再播散意見，三，捫心自約，避免攪擾教會。”馬丁路德於是要求使節指出他所犯的錯誤是什麼。使節答說：“有二點你所題出的意見，必須當眾撤回。第一，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受苦和功德，並非贖罪票之根據；第二，接受聖禮的人必須先有信心。”這兩點都給羅馬教廷的買賣致命的打擊。教皇若無權隨私意分派救主的功德，人若不能購票獲得無限的義，則紙票頓時喪失價值，只配投入紙簍中。至於聖禮亦復如此。贖罪票乃羅馬的特種營業，聖禮乃主要買賣。它們所生的利並非少數。若說必須有信心，就一切都得出于神，教皇無能為力。如此則羅馬的投資和利潤，都被剝削無存。田惟吾引用教皇革利免（Clement）的豪語，和煩瑣學派的意見，斥責馬丁路德的主張。馬丁路德憤于使節把羅馬教廷視作權威駁覆：“在如此重要的事件上，我不能接受這些命令作為充分理由。因為這些命令曲解聖經而且從不引經據典。”田惟吾答說：“教皇權柄高於一切。”馬丁路德遂即答稱：“聖經除外。”使節冷言說：“聖經除外，你不知道教皇超越眾會議麼？教皇最近尚定罪、刑罰巴斯勒會議（Council of Basle）呢？”馬丁路德宣稱：“關於贖罪票，只要指明我的錯誤何在，我極願意接受改正。我們可以越過這事，而仍作好基督徒。但是在信心的條款上，我若稍微讓步不啻否認耶穌基督。我不能！我絕不退讓，靠神恩典，我永不屈服。”田惟吾大怒說：“不管願意不願意，你今日必須撤回這條，否則我就根據這點定罪你的道理。”馬丁路德回答：“我並無個人的主意，只有主有旨意。願他隨意待我。若我有四百個頭，也願全數被斬去，勝如撤回所見證的信心。”田惟吾下結論說：“我來並非與你辯論。撤回，不然準備受罰。”第一日的交鋒，到此暫告段落。

第二日情形並未好轉，教廷使節田惟吾滔滔演說、有十次馬丁路德想發表意見，都被阻止，只得要求書面答復。十月十四日，馬丁路德重回使節田惟吾面前，選帝侯的顧問們陪著。馬丁路德誦讀所寫，堅持原議申明：“教皇並不高過神的話，乃是低於神的話。”田惟吾設法強辯，結果不能自圓其說。最後狂怒之下，責斥說：“撤回，否則不得回來。”路德彎腰鞠躬，退出大廳，回到修道院時滿心快樂。他已盡了本分，神必負責其他。

謠言四起，對他不利的消息頻頻傳來，但是馬丁路德屹然不動。有些福音真道上的知己前來探望他，他想到可能永遠離別，建議一同擘餅紀念主。這一小組的人聚集，同領耶穌基督的身體和寶血。當時他們裏面的情緒何等難抑，這次可能是末次與馬丁路德同領主的晚餐。馬丁路德的心中卻滿了喜樂，因為世人正在厭棄他的時候，他的主竟肯這樣慈悲地接受他。當時的交通何等嚴肅！當晚的光景何其聖潔！馬丁路德住在城內，靜候使節田惟吾的消息，待了數天未見音訊，乃留言而去。

十月三十日路德重返威騰堡。他猜想他終久必被逐出德國，就下筆作奧司堡會議的報告，留作他和羅馬之間爭執的證據。他遙見暴風雨將至，然而他並不懼怕。他天天等候義大利頒佈的咒詛，就預先把一切準備就緒。他說：“我已經卷起長袍，束緊腰帶，準備離開，如同亞伯拉罕一樣，不知何往，或者該說，我亦確知何往，因神是無所不在的。”

一五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他在威騰堡的基督聖體節堂（Chapel of Corpus Christi）發表言論，要求全教會開大會公斷這事，而非由教皇一人裁決。他知道暴風雨正在醞釀中，將近襲擊只有神能驅散這種陰謀，然而他只談盡他的本分。他終必被逼離別威騰堡，可是他在事前應當題出嚴重的抗議。因此他草擬了一篇抗議書預備在羅馬雷霆擊打之時公佈。不料承印人背約，私賣抗議書，以圖厚利。馬丁路德十分惱怒，但是事已如此，抗議書流傳各地、在書內他重申加意攻擊羅馬教廷的權柄：“然而鑒於教皇如同常人一般，可能作錯、犯罪並撒謊，同時認為只有訴諸大會，方能脫離這無可抵禦的不公正，我才迫不得已採取這種步驟。”

他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處安穩。（詩篇十八篇三十三節）

一個新的演員登臺了。神安排這個威騰堡的修道士與當時最有權力的君王會面。他揀選一個君王統治極大部分的舊大陸，甚至勢力及至新大陸，簡直可以說在君王廣大的版圖上從無日落。這新王反對這個卑微的改教運動。先帝麥西密蘭已崩，查理五世（Charles V）登基。羅馬決意在這時定罪這個捍衛教會自由的人。馬丁路德非但攻擊教皇的弊端，而且牽動了教皇本身的地位。在各方面慫恿之下，伊克博士（Dr. John Eck）尤其猖獗，因他惱恨教廷在萊普西辯論的失敗。

一五二〇年六月十五日，聖學院（Sacred College）批准著名的訓諭（Bull）。羅馬教皇以神的代理人和教會元首的資格宣佈說：“哦，主阿，興起，興起宣判，記起這個瘋子不斷堆積在你身上的謗瀆！哦，彼得興起，紀念你的聖潔羅馬教會，眾教會之母，並信仰之後！哦，保羅興起，注意一個新的旁非利（Porphyry）攻擊你的道理，和聖教皇我們的前輩。最後你們聖人之會也興起，神的聖潔教會起來向全能的神說項！”隨後教皇開始從馬丁路德的著作裏，摘引四十一條惡毒的標題，其實這些都是福音的真理。例如：“新生命是至高的懺悔”，“焚燒異教徒實違反聖靈的旨意”等等。教皇繼續說：“訓諭公佈後，諸主教當嚴格搜查馬丁路德的著作，在修道士和平民面前公開嚴肅地付之於火。至於

馬丁路德本人，我們已盡所能，仿效全能之神的恒久忍耐，仍舊準備接受他回到教會懷抱中，因此給他六十天的寬限。他寫悔過書須經兩位主教副署，表示他真誠地悔改，否則他親身來羅馬，表示完全順服。在這時期內，他必須停止講道、教訓，和寫作，並將他從前的著作全部付之一炬。假若在六十天期內他仍不悔改，我們就此判定他和跟隨他的人，為公開固執的異端者。”最後教廷又宣佈許多的革除、咒詛，和禁令逮捕他們，將他們解送羅馬。

訓諭已經公佈，但數百年來羅馬教廷從未宣判。這是她失策的一件事。如今他的長臂隨著判決，竟欲置人於死地。這個兇殺的資訊，從七山之城迅速地傳出，達到威騰堡修道院內。教皇選定這個時候，因為新皇有種種理由獻媚教皇，博取教皇的友誼所以必定樂於犧牲一個無名的修道士。利奧十世、紅衣主教及全羅馬，都預祝勝利，幻想仇敵已在腳下。訓諭傳到德國，並且張貼各地但並未產生期望的效果。眾目注視威騰堡，馬丁路德並不躊躇在同年十一月四日發表一篇“反對敵基督的訓諭。”他說：“多少錯誤，多少欺詐，都借教會之名借教皇無謬之說，爬進了可憐的百姓中間。多少靈魂因此喪失！多少鮮血淌流！多少生命被謀害！多少國土荒廢！我很懂得如何分別技巧和惡毒，我對於如此愚拙的惡毒不予好評。焚燒書籍，這件事孩童也能作，何況聖教父和他的博士們呢？他們應該表演一些更高的才能。任憑他們同時毀損我的著作罷！我豈敢懷著更高希望？我所盼望的，乃是領人歸回聖經，使他們以後可以放棄我的著作。偉大的神阿！他們若得著聖經的知識，何用我來從事寫作呢？靠著神的恩典，我是自由的，教皇的訓諭既不安慰我，又不嚇倒我。我的力量和安慰，貯藏在人鬼都不能達到的地方。”

十二月十日在威騰堡大學的牆上，貼著一張公告，邀請教授學生于早晨九時齊集東門。

許多博士和學生聚集，馬丁路德手執教皇訓諭當眾指訓諭說：“你既毀滅了神的真理，願永遠的火也毀滅你。”於是馬丁路德把訓諭投入火中，付之一炬。從此馬丁路德宣佈與羅馬教皇和羅馬教廷脫離關係。

我借著你冲入敵軍，借著我的神跳過牆垣（詩篇十八篇二十九節）

一個重要的國是會議即將開幕，這是查理五世登基後第一次的會議。會場設在沃姆斯（Worms），日期定於一五二一年一月六日。從未有如此眾多的顯要出席會議，一面固然有不少重要的事待決，另一面大眾的注意力集中在改教運動這件事上。世界的政治事宜竟在威騰堡修道士的改教主張前相形失色。教廷使節千方百計挑唆查理五世執行教皇訓諭，但是選侯弗萊德列（Frederick of Saxony）堅持須給馬丁路德機會答辯。諸侯們雖大多數願意出賣馬丁路德，但對於教皇亦無好感。最後查理五世決定宣召馬丁路德來沃姆斯，並且發給他安全證。

這時已經是三月二十四日了，皇諭傳到馬丁路德寄宿之處。他的朋友們驚惶起來，只有馬丁路德十分鎮靜。他見到朋友們的焦急，即刻說：“教皇派並不希望我去沃姆斯，他們所要的是判決我，治死我。這有什麼關係呢？不要為我禱告，要為神的話禱告。在我的

血未幹之前，全世界數千人將負流這血的罪！基督至聖的仇敵，教父，殺人之王，堅持要流我的血。由他罷！但願神的旨意成全！基督必將他的靈賜給我，得勝這些錯誤的使者。我活時蔑視他們，我死時勝過他們。他們在沃姆斯忙於逼我撤回，這是我的撤回：從前我說教皇是基督的代表，現在我斷言他是我主的仇敵，是魔鬼的使者。”

四月二日馬丁路德啓程，他回望他的朋友麥來賞，情感激動地說：“我親愛的弟兄，萬一我不得回來，仇敵置我死地，你當繼續此教訓，在真理上站穩。你替我勞苦，因我已不能工作了。只要你還存活，我死也無妨。”他借著禱告把麥來賞交托在那位信實的主手裏，然後上車離別威騰堡。他經過額富德時，在主日對會衆講道。在全篇講章內，並無只字題及自己，也從不暗示他當時所處的環境，更不題起沃姆斯、查理五世，或教廷使節。他傳揚基督，只傳揚基督。當全世界的視線集中于他之時，他完全不想到自己。這就是神真實僕人的印記。

馬丁路德應召前來的消息傳到沃姆斯，教皇派的人驚恐不已，他們設計阻止他入城，然而馬丁路德答說：“我當繼續前進。我必須往召我所去之地。”他的朋友史畢賴丁看見。沃姆斯城內充滿仇敵，而已聽說異端者所持的安全證不必被尊重，就打發使者勸他不可入城，但是馬丁路德並不氣餒，反而轉向史華賴丁的使者說：“去告訴你的主人，即使沃姆斯的魔鬼如同屋面瓦片之多，我照舊進去！”

一五二一年四月十六日早晨，馬丁路德望見城牆。許多人在等候他。前面是皇帝使臣，全副裝束一馬當先。後而是馬丁路德坐在一輛簡陋的車內。兩旁圍著一些人。他將近中午入城，人群愈集愈多，他幾乎無法前行。最後到達祿德旅館（Hotel of the Knights of Rhades）。他一下車就說：“神是我的保障。”合城的人都要看他。有人說他是才子，有人說他是妖精。訪問他的人絡繹不絕，直到深夜他才得以休息。

次日，四月十七日，教廷規定馬丁路德下午四時覲見皇帝。一切準備就緒，他將為著耶穌基督，站立在世上最莊嚴的會衆面前。典禮官前來接他，街上人山人海不能通行，只得經私人住宅繞往會場。屋頂、街道都擠滿了觀眾。走近大廳正門，遇見一位著名的英勇的武士弗仁斯伯（Frunsborg），拍他的肩膀，搖搖頭慈祥地說：“可憐的修道士！可憐的修道士！你現在捲入比我或任何將軍所經過的更殘酷戰爭。只要正義在你這邊。你可以放心，奉神的名前進，不必懼怕！神必不撇棄你！”大門洞開，馬丁路德進入，面對會衆。有二百零四人參加會議，其中有查理五世和他的兄弟弗狄南大公爵（Arch Duke Ferdinand），六位選帝侯，二十四位公爵，八位候爵，三十位大主教、主教和主持，七位大使，十位自由城市的代表，還有許多王子爵士，及教皇的使臣。

有些侯卿見到曼斯費特曠工兒子馬丁路德當時的情緒，溫柔地接近他，其中之一安慰他說：“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又有一位接著說：“你們要為我的緣故被送到諸侯君王面前，……乃是你們父的靈在你們裏頭說的。”衛士們替他開路。他前進直到站在查理五世皇座前。這樣嚴肅的會議，起初眩惑了他，威脅了他。衆目都凝視著他。

然而不久惶惑逐漸消散，一切歸於寂靜。典禮官關照他，未經詢問，不可作聲。因此馬丁路德單獨站立，默不發言。

沈默片時，皇廷發言人朗聲說：“馬丁路德，神聖無敵的皇上，根據神聖羅馬帝國諸侯的建議，召你前來有所問答：第一，你承認這些書籍是你所寫否？”說時手指擺在大廳中間桌上的二十本書籍。“第二，你準備撤回這些書籍和其中內容，或者你仍堅持書中原議呢？”

馬丁路德先後用拉丁文和德文答復說：“至聖皇上和諸侯門：關於第一問，我承認你剛才讀出的書名，是我寫的，我不能否認。至於第二問，有關信仰和靈魂得救，這關連到基督教最基本的要道，我不能未經考慮草率答復，免得我言有不及或超過之弊，以致觸犯了基督所說：‘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認他。’故此，我謙遜地請求皇上，假我時日，使我所答不致違反神的話語。”查理五世與大會，決議給予一日寬限。馬丁路德重返旅館。

四月十八日早晨，他進入試煉中間，神的臉似乎向他隱匿。他的信心軟化，他的仇敵加增，他的幻想嚇人，他的魂猶如在暴風狂浪顛沛中的小舟，忽而下沈海底，忽而上升諸天。在這極憂急之時，他喝了基督所喝的杯。那時他如同處身於一個小的客西馬尼園，他撲倒在地，斷續吐出呼喊，從心靈的深處，上達神的寶坐。“哦，全能永遠的神！這世界何等可怕！看哪，牠張口要吞吃我，而我向你的信靠竟如此微小。…肉體何其軟弱，撒但何等有力！若我倚靠今世的能力，一切都完了…我的末時已到，我的判決已經公佈！哦，神阿！哦，神阿！…神阿，求你幫助我得勝世界的一切智慧！起來工作罷！你應當繼續工作！…只有你，…因為這個不是我的工作，乃是你的工作。我在此何爭？我與這些屬世大人物並無爭執。我希望我的年日平安快樂度過。但是，這是你的大義。…是個永遠的正義。哦，主阿，幫助我！信實不變的神阿！我不倚靠任何人，那是虛空無益的！凡出於人的都不穩當，從人來的終必倒塌。…哦，神！我的神阿，你不應允我麼？…我的神，難道你是死的？不！你不會死！神不過隱藏自己！你揀選我作這工。我深深知道這個！所以起來作罷！哦，神…為著你至親愛的耶穌基督，站在我的旁邊，他是我的保障，我的盾牌，我的高臺。”它在寂靜中掙扎了一會又繼續禱告說：“主阿！你住在何處？…哦，我的神？你在何方？…來罷！來罷！我已準備好了！…我已準備為著你的真理喪失生命、溫柔如同羊羔一般。因為這是正義——這是出於你的！我決不與你分離，或在今生，或在永世！…縱然世界充滿魔鬼——縱然我的殘軀，就是你指頭所作成的——被殺陳屍道上，切成碎塊，磨成灰末…我的靈魂仍舊屬於你！…是的，我有你話語的印證。我的靈魂是屬於你的！我要永遠與你同住。阿們！…哦，神阿，幫助我！…阿們！”

他這樣禱告之後，得到了內心的安息。神命定非馬丁路德此人無法完成大事。於是他閱讀聖經，翻查他的著作，預備覆詞。想到他快要在皇帝和帝國面前，為耶穌基督並他的話語作見證，他心中不禁滿了喜樂。覲見的時間不遠了，他把打開在桌上的聖經拿過來，情緒高昂，左手按在聖卷上，右手向天舉起，立誓忠於福音，坦白承認所信，即便需要血證亦在所不惜。此後他覺得更加平安。

下午四時，傳令官前來引導他赴會場。眾百姓的好奇心大大激增，因為今日的答復是決定性的。會議尚未開始，馬丁路德只得在院中等待，四圍的人蜂擁著他。足有二小時之久，他站在人海中。他承認說：“我完全不慣於這種喧嘩騷擾。”這種環境非常不利，但是神與馬丁路德同在，他的容貌莊嚴，態度鎮靜，永生之神已把他高置在磐石上。夜漸下降，火把燃起，最後馬丁路德被召入廳。這時他非常安祥堅強，全無失措之感。他的禱告已蒙垂聽。他站人查理五世面前。

皇廷發言人開始說道：“馬丁路德，昨日所求之寬限已經滿期，此舉本屬多餘，因各人均應常作準備，答復一切關於信心的問題，何況你這位對於聖經有高深研究的博士！…所以現在你當答復皇上的詢問，他待你顯出十分恩情，你要辯護你的全部著作，或準備撤回一部分？”

於是馬丁路德謙卑地回答，他並不高聲喊叫，也不激烈陳詞，只是慎重溫和地述說，語氣帶著喜樂和堅定。“至尊皇帝和諸位顯要，我遵照昨日的命令站立皇前，靠神的諸般恩慈，我想請你們垂聽辯護，因我確信這是正義。若我無知觸犯朝廷禮儀，尚祈見宥，因我並非生長于帝王宮中，反而養育在幽僻的修道院內。昨日所詢兩問，首問我已答復，而且維持原議。至於第二問：我所寫的涉及不同題目。有些論到信心和善行，內容純潔，合乎聖經，即使我的仇敵也無法非難，反而承認這些著作相當有益，值得虔誠人的閱讀。教皇的訓諭，縱然言辭激烈，也承認這點。因此若撤回這些，我成了何種人？…可憐的人！在人類中，我竟獨自放棄友仇共贊的真理，以致反對了全世界引以為榮的。第二，我也寫書非難教廷，我攻擊那些用假道理，壞生活，或惡榜樣，擾害基督教的世界，而且毀損身體與靈魂的人。凡敬畏神的人，都有同感，都能印證這事。教皇的法律與人的道理，豈不纏累騷擾信徒的良心？羅馬的喊叫，和不斷的勒索，豈不吞滅了基督教世界的財富？尤其剝奪了這個顯要國家的富源！這些都有確實無誤的證據。我若撤回這些，豈非助桀為虐，拔去水閘，任由不敬不虔犯濫地面麼？如此，則狂浪勢將激起，傲慢人必然加增，霸道更加橫行。壓在基督徒身上的重軛，將因我的撤回，越發加重，而且也因著這個撤回，顯為合法，不啻被認為得到至尊皇帝和神聖帝國諸參贊的批准。慈愛的神阿！這樣我將變成一件凶袍，掩蔽各種險惡殘害！…最後，我曾著書，反對那些維護羅馬霸道，並毀損信心的人。我坦白承認，或者我對待他們過於嚴厲，超越了我的身分。我否認自己是聖人，然而我不能取消這些著作，因為如果這樣我豈不稱許仇敵的不虔，使他們趁機，加倍壓迫神的百姓麼？

“可是，我僅是普通的人，並非是神，所以我要為自己辯護，基督也曾辯護。他說：‘我若說的不是，你可以指證那不是’（約十八章二十三節）。我既不過是塵灰，極易迷路，豈不切望眾人直陳反對我所傳的理由？因此緣故，至尊皇帝和諸位顯要，我懇求你們，靠著神的恩慈，從先知和使徒的書信裏，證明我錯在何處？我一經說服，立刻撤回錯誤，首先下手焚燒我的著作。我所說的，盼望足夠指明我已經仔細考慮所處的兇險，然而我非但毫不沮喪，反而歡喜看見福音在今日仍是爭執焦點，如同古時一樣。這是福音的性質，這是神話語的命運。耶穌基督說：‘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

（太十章三十四節）。神的計劃既奇妙又可怖，要特別小心，免得臆測撲滅分歧，竟至逼迫神的聖言，招致大災，招致今日的禍患和永遠的荒廢…你們該畏懼，免得使眾望所寄的少年尊貴王子，陷入惡運。我可以從神的聖言內，援引許多例證。我能申說法老，巴比倫諸王，和以色列眾王，如何尋求人的意見，鞏固疆土，雖在表面上這些建議相當賢明，而結果反成毀滅。‘他（神）發怒，把山翻倒挪移，山並不知覺’（伯九章五節）。我這樣陳詞，非因諸位顯要需我忠告，惟願薄盡棉力，有所報效。故此，我將自己交在至尊皇帝和諸位顯要手裏，謙遜請求，勿容仇敵傾覆憤恨，因我實在無辜。”馬丁路德言畢，稍停一下又用拉丁文重述一遍。

皇廷發言人勃然大怒說：“你尚未答復所問。你被傳喚非為辯論教廷會議的決議，乃為簡潔答復所問。你是否撤回？”路德毫無躊躇地答說，“你們既然要我簡潔答復，我的答復在此：我不能把我的信心，置於教皇，或教廷會議之下，因為他們時常錯誤，而且彼此矛盾，其錯誤似書之明，無容諱言。所以除非用聖經的見證，或清楚的理智說服我，除非我被所引的經節感化，以致我的良心受到神的話語約束，我不能也不願撤回，因為基督徒違反良心說話，是不妥當的。”他就目光四掃，遍視會眾——他的生命執在他們手中。馬丁路德最後說：“我堅持，我不能偏離左右，願神幫助我！阿們！”

會從大為吃驚。很多侯卿無法掩飾他們的欽佩。皇帝驚定後，喊說：“這個修道士說話膽大氣壯！”西班牙人和義大利人，起先感覺迷惘，後來往往嘲笑他們所不瞭解的偉大。發言人就說：“你若不撤回，皇帝和帝國參贊將會商如何處置怙惡不悛的異端者”。馬丁路德的朋友們都開始震栗，然而馬丁路德重復說：“願神作我的幫助，因為我不能撤回任何一點”。此後他被引退，侯卿們開始議論。大家感覺這是基督教國的重要關頭。這個修道士的‘是’與‘否’，可能決定教會和世界數世紀的命運。他的仇敵欲恐嚇他，結果反而高擡了他。他們想廣布他的失敗，反而增榮他的勝利。羅馬黨徒不甘屈服。因此重召馬丁路德入內，發言人又說：“馬丁路德你說話並未持守身分。關於你著作的分類實屬無益，因為你只要撤回含有錯誤的書籍，皇帝就不容其餘的付之一炬。你恢復康士坦司會議（General of Constance）所定罪的異端，竟要求用聖經反駁，實太放肆。因此皇帝要你爽直答復，到底是否欲維持原議，或者部分撤回？”馬丁路德安靜地答說，“除了業經答復的，我並無其他意見。”他的意思是清楚的。人海衝擊他，他如巨石屹立不動。他的話語有力，他的態度勇敢，他的目光尖銳，他的容貌堅定，這些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妥協的希望已經消失。修道士已經征服世上的巨頭。他已經說了“不”。查理五世站起來，全體起立。發言人宣稱：“會議明日繼續舉行，聽候皇帝的判詞。

次日皇帝在會議中，命令宣讀他親手起草的文件“我決意效法祖先，他們都以護衛羅馬信仰著稱。一個修道士，放蕩淫佚，膽敢反抗基督教國家的信仰。為著阻止這種不虔不敬，我不惜犧牲帝國、財富、朋友、身體、血液、靈魂和生命。我將遣散這個奧古斯丁派的馬丁路德，禁止他騷擾百姓，然後我要以頑固異端者的罪名，對付他和他的從者，用革除、禁令和其他方式毀滅他們。我囑咐國內諸侯遵照教規而行。”這個檔並不取悅眾人，因為查理五世年輕草率，未照常規先徵求大會意見。立刻發生兩種意見：教皇派主張不必

尊重安全證，另外的人堅持不可失信。衡量各種因素後，皇帝決定遵守諾言，並在三日後下令馬丁路德出境，限他在二十一天內返鄉，沿途不得傳道或寫作擾亂治安。

馬丁路德清楚看出，這不過是定罪的開始。他溫柔地答說：“主若願意，但願主名得稱讚！”又加上說：“我要首先誠心感謝皇上、選帝侯、諸侯，和帝國參贊垂聽我的申訴。我願意，也只願一件事，就是教會照著聖經有所改革。我準備降服皇上聖意，忍受一切。生或死，美名或惡名，這些對我並無不同。我只保留一件事，即宣傳福音，因為保羅說過：‘然而神的道都不被捆綁。’”

四月二十六日，周五早晨，馬丁路德的朋友們聚集在旅館內。他們都因他的堅定而歡喜，願意與他作可能是最後一次的相聚。他們一同聚餐。馬丁路德願意在這個嚴肅時刻，進到神面前去。他傾心禱告求神祝福那些與他站同一立場的人。鍾鳴十下，他和同來的沃姆斯的朋友離開旅館，在群眾擁擠之中出城而去。這樣地逃出了沃姆斯的城牆，他的葬身之地。他全心歸榮耀於神。並說：“魔鬼親自防衛教皇、城堡，但是基督開闢一條大道，使撒但不得不承認主比他更有能力。”

不久皇帝敕令正式頒佈，傳達各地。敕令內容如下：“我查理五世，諭諸選帝侯，及一切有關人等。全能者既將護衛聖潔信仰之職託付我們，賜給我們較諸先祖更廣疆界，更大權柄，我們決意竭盡棉力，阻止神聖帝國受異端污辱。奧古斯丁派修道士馬丁路德，縱經各方勸誘，仍舊執迷不醒，猶如瘋子直沖我們神聖教會，試用充滿謗瀆的書籍毀損教會。他竟無恥地玷污神聖婚姻不朽之律，他曾挑唆俗人流修道士之血，他大膽藐視一切權威，不斷鼓勵人民謀反、離間、戰爭、兇殺、搶劫，和縱火，使基督教信仰歸於荒蕪。簡而言之，不說其他惡行，這人實非人類，乃撒但披上修道士外衣，藏在人形之內，集過去一切至毒異端大成，又加上自創的新邪說。因此我們把他驅逐出去，待安全狀期滿，命令各地立刻採取有效手段，阻抑他的瘋狂。我們禁止你們保護他、隱匿他、供給他飲食；用言語或行動，公開或秘密支援他。凡違反這命令的，必招致叛國罪刑。我們再命令你們逮捕他，押送皇前，或嚴密看守、等待命令。凡完成如此神聖工的，必受大賞。關於他的從者，一概予以逮捕、監禁，並沒收他們的產業。關於他的著作，一滴毒汗加入食物內，尚令眾人嘔吐，何況書內含有危害靈魂的毒素，豈不更應拒絕，而且予毀滅？所以你們該焚燒之，毀滅之。至於一切繕寫、繪畫或買賣攻擊教皇或教會的報紙、檔，或圖畫的人，你們都該加以逮捕，沒收其財產，並要隨意處理。凡敢違反皇令的，不論身分，一概剝奪公民權利。仰全國軍民一體遵照，此令。”這就是在沃姆斯大體禮拜堂內，查理五世簽署的敕令，羅馬的訓諭雖在義大利頒佈，無法在德國執行。現在皇帝親自下令，使情形變得非常嚴重。教皇派得意非凡，認為悲劇從此可以結束。

他又領我到寬闊之處，他救拔我，因他喜悅我。（詩篇十八篇十九節）

當敕令頒佈之晚，馬丁路德抵達故鄉，與他的親戚歡敘一天。第二日繼續上路，由友人愛姆斯道夫（Amsdorff）和兄弟雅各布（James）陪行。他們沿著土陵嘉（Thuringia）的森林，走在引到華塔秀山（Wartarshausen）的道上。車子正經過一塊凹地之時，突然聽到響聲，五個蒙面騎士，全身披甲，襲擊他們。雅各布一見來人，趕快跳下馬車，飛奔逃逸，不敢出聲。馬夫擬予抵抗，被來人叱斥，擲於地上。另一蒙面騎士抓住愛姆斯道夫，把他拖開、其餘三人捉住馬丁路德。那時馬丁路德維持鎮靜，默不作聲。他們用力把他拖下馬車，給他披上一件軍袍，放在一匹駿馬上。這時其他兩人離開愛氏和馬夫，五人躍上馬鞍，鞭長而去。他們在森林裏繞行忽前忽後，使人無法追蹤。馬丁路德不慣騎馬，不久就疲備不堪。他們准他倒在樹旁稍息，而且從附近泉源飲水。雅各布奔入華塔秀山城，愛氏與馬夫沖進威騰堡，立刻博士被劫的消息傳遍附近城鎮。雖有少數人欣喜，大眾感覺震怒。不久全德國滿了哀聲“馬丁路德落入敵手了！”

馬丁路德經過劇戰後，神樂意引他到可安歇的地方。他在威騰堡發揮最高靈力後，神給他一個隱匿退修的機會。神從蟄居中提召軟弱器皿，准許他閃耀一時，重新歸人隱晦。改教運動並非在喧赫中完成，神的靈採取更平靜的策略。羅馬竭力逼迫的人，必須暫時失蹤，免得改教運動染上個人英雄色彩。人必須退出，使神借著他的靈可以單獨運行在水面上，在這中世紀的黑暗上，吩咐光顯出來。

天色已晚，無人能追蹤而來，馬丁路德的守衛另揀新路。半夜前一小時到達山腳下。駿馬慢慢爬山。在山頂上有座古舊城堡，四圍都是漆黑森林，只有一條路引入堡內。馬丁路德被引進華德堡古城（Wartburg），他們替他換上武士戎裝，叫他留長須，使人不能認識他。他們給他一個新名，叫作喬治爵士。“在那裏博士深居簡出，如同保羅在羅馬的監獄中一般。”原來馬丁路德的朋友，認定必須暫時軟禁他，避開查理五世和教皇的怒鋒。這個誘拐，計劃得非常周密，甚至弗萊德列選帝侯也很久不知道馬丁路德藏身何處。改教運動內的弟兄們憂急萬分。春季過去，夏秋冬來而復逝，太陽繞道一周，而華德堡的圍牆緊閉著囚犯。真理受到敕令申斥，辯護人被壁壘禁閉，從世界舞臺失蹤，不知去向。教皇派得勢，改教運動眼看失敗。然而神在寶座上，這個打擊反而保護了馬丁路德的生命，越發推廣了真理的光。

德國震動起來，謠言紛紛。教皇派的僧侶起初興高采烈，以為這人一死，勝利在望，然而不久他們都巴不得遠走高飛，因為當不起百姓的忿怒。甚至有人建議：“唯一挽救我們的辦法，就是打起火把，遍地尋覓，把馬丁路德還給國家。”敕令的效果小得不可思議，全國更加熱誠吸收這個新的道理。

馬丁路德起初樂於休息，享受多年未曾有過的悠閒。他可以在城堡內自由運動，只是不得出城。他四顧城牆，仰天呼喊：“我是一個怪犯，經我同意而又未經我同意的囚犯！”他得到機會，安靜默想神的話語，非為爭辯材料，而為生命滋養與神的交通，使他更加謙卑，脫離了在緊張生活中容易犯的罪。有時他坐在城裏整天靜念，許多事擠入他的幻想。不久他被病魔纏繞，一則受沃姆斯日子的影響，二則經不起佳肴，因他慣於粗食。他整夜不睡，心思的紛紜加上身體的疼痛。他說：“夜深坐在房內呻吟，如同婦人產難中

一般，撕裂，創傷和流血……”忽而想到他的苦難乃是神變相的祝福，就不再訴苦，滿了情愛，喊說：“哦，基督，我感謝你，因為你竟留給我十字架的記號！”忽而又向自己發怒，叫說：“我真是一個硬心的瘋人！我有禍了！我很少禱告，我很少與主摔跤，我竟不為神的教會呻吟！我靈裏不火熱，反而欲火攻心，我懶惰，沈睡，和憂悠。”可是馬丁路德所認作怠慢的，實在已經超過了常人所能為。他在一五二一年五月十四日寫著：“我在這裏整天懶惰享福。我閱讀希伯來文和希臘文的聖經，我用德文繕寫一篇關於認罪的論文；我準備所需之物從威騰堡寄到後，繼續審譯詩篇。我簡直是不停地寫作。”這不過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而已。

他的仇敵以為他若未死去，至少也已隔絕，不斷大批著作連續從華德堡發出，改教者的號召到處受到劇烈歡迎。將近一年之久，他從山地隱退處指揮、激勵、責備，並攻擊，使仇敵驚奇這種超人的力量。因著身體的軟弱，他得到准許，可以在城堡附近活動。這時另有一件事在他心中掙扎。他已經踐踏羅馬和她的弊端，但是他尚未放棄修道士生活。他看出在修道院修道，完全違反蒙恩得救的原理，因為修道士生活全部根據于人的功德。他覺得這件事干涉到基督的榮耀。他仿佛聽見一個聲音不斷地在他的良心裏說：“修道士生活必須推翻！”他說：“教會純潔無汙地保守因信稱義的道理多久，人就多少時候不能作修道士。”馬丁路德從此不再是修道士！

時候已到，改教運動已經不是神學上的爭論，而成為人民生活上的要素。然而促成這種運動的主要武器尚未問世。這威力無敵的武器，要攻陷羅馬的高牆，賜給人類一種新的感覺。在華德堡的古城內，完成了這武器的製造，待馬丁路德重得自由之日，正式露面。馬丁路德蒙召，把神的聖言交在百姓手裏。那位元引導約翰上拔摩海島記錄啓示的神，也同樣地禁閉馬丁路德在華德堡內翻譯聖經。他早先已經片斷地翻譯了一些，那七篇懺悔詩篇，就是他的初作。施洗約翰，耶穌基督自己，和改教運動，都以號召悔改為基礎。這是一個不變的原則。這些譯作受到大眾歡迎，紛紛要求更多供應。他認為百姓的聲音內包含著神的聲音，所以決意應召。現在被囚在高牆內，不抓住此機會，尚待何時？他就利用空閒的時間，把神的話語譯成德文。他說：“巴不得這本書譯成各種方言，放在各人手裏擺在各人眼前，讀到各人耳中，進入各人心裏！”又說：“聖經猶如太陽，使眾教師直接得到亮光。這是改教運動的重要時機。聖經問世，馬丁路德退隱。神顯現，人就失蹤。改教者把這本書交於人手，從此每人可以直接聽到神的呼聲。馬丁路德退入人群，與眾人一同支取生命亮光。

在翻譯聖經之時，馬丁路德得到了急需的安慰和力量，但是他孤單軟弱，仇敵的壓力，朋友的激勵，眼看生命消磨在古堡的隱翳中，使他有時不免發生劇烈的掙扎。撒但的攻擊也十分真切。據說某日，當他在翻譯新約的時候，他看見撒但如同獅子在他四圍吼叫，快要躍起撲來，他在驚怒之下，拿起墨水瓶架，向撒但頭上擲去。影兒就消逝，墨架打在牆上，裂成碎片。

耶和華是活神，願我的磐石被人稱頌。（詩篇十八篇四十六節）

在威騰堡的火愈燒愈熾。從華德堡的高處，馬丁路德看見空中不時有異光飛射，顯示迫害臨近，將有假先知興起，誘惑人偏離真道。他豈不應當投入火場，撲滅這種野火？不理仇敵的陰謀，不顧選帝侯的要求，他有更重要的事該作，就是辯明福音。因此在一五二二年三月三日他離別華德堡，於三月七日冒險進入威騰堡城。大學教授和學生，及城內百姓熱烈歡迎他。他不用暴力壓制騷擾，只用神的話勸導百姓。他說：“我們必須用神的話來爭戰，借著神的話推翻毀滅那些憑著強暴所建立的。我不用暴力來對付迷信和不信。相信的人可來！不信的人可去！絕不強迫人，因為自由乃是信仰的要素。”未幾日，合城重歸平靜安穩。

擔任印刷新約聖經的人顯出空前的熱誠，個個工人覺得工作的重要性。三部機器不停地開動，日印一萬張。最後，在一五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已有三千本印竣。封面上只有“德文新約聖經，威騰堡發行，”全無人名在上。售價公道，務使人手一冊。新譯本採用新生的德語，活潑有力，美麗動人。神的書成了百姓的書。短期內全部售罄。十二月再版問世。至一五三三年單在威騰堡已經發行第十七版，其他地方亦印行了四十一版。當首版新約付印之時，路德開始翻譯舊約。這項工作自一五二二年開始，未曾間斷，邊譯邊印，以供急需。

偉大的運動繼續推進。每天都有新的進展。各村鎮城的衆多居民都起來承認耶穌基督的名。縱有無情的反對，可怖的逼迫，似乎另有一種神秘的能力推動百姓向前，無法阻抑。受迫害的人沖過放逐、監禁，和火焚，淹沒了逼害他們的人。在全德國境內，有許多修道士脫下外衣，投入福音大纛。更多祭司開始傳揚新道。無數城鎮鄉村閱讀路德的著作，甚至教師在晚間爐邊向聽衆朗讀。他們起來查考聖經有新鮮的亮光照入他們心內。逼迫時常分散信徒，他們離開家鄉，漂泊異地，寄人籬下，趁機宣揚真理，朗讀聖經。有時經過新識的朋友介紹，他得在教堂內公開講道。當然接著愛火燃起，人用盡方法想撲滅這火。他們不得在禮拜堂內講，就利用墳場，樹蔭，或任何地點作會場。婦女、孩童、工匠、兵士，竟然比書院內的博士和祭壇邊的祭司更熟悉聖經。

從威騰堡發出的光，照耀了整個帝國，發揚光大，推及全歐，影響所有基督教國家。聖經在威騰堡是無上權威，大家順服神的聖言。當馬丁路德起初起來抗拒戴子爾的時候，並未預見這種結果。因此他俯伏在他所敬拜的神面前，承認這個工作是出於神的，欣慰勝利是命定的。他說：“我們的仇敵用死來恫嚇我們，假若他們有夠多智慧如同愚昧一樣，他們必要用敵對的話來威脅我們。何等荒謬凌辱，竟然用死來恐嚇基督和基督徒，其實基督和基督徒早已勝過死亡！這無異替人置鞍，扶人上馬，還以為是恐嚇他呢？他們豈不知道基督已從死裏復活了麼？在他們的眼中，他仍舊是躺在墳墓裏，非但如此，他們甚至以為他在陰間裏呢！但是我們曉得他是活著的。”為著人誤認他是改教運動的發起人，他感覺憂慮，因他明明看見神的手在最小的事上。他說：“許多人因我而信。但是那真正相信的，縱然他們聽到我否認了耶穌基督（神必不允許這事）仍舊繼續忠心。真的門徒不是相信馬丁路德，乃是相信耶穌基督。連我自己也對馬丁路德無所介意。他是聖人或是惡漢，

與我何關？我並非傳揚馬丁路德，乃是傳揚耶穌基督。假如魔鬼能夠得著他，由他就是了。然而基督與我們同在，因此我們也必站住。”。

這個不只是一個外面的運動，在人心的深處也起了一種變化。基督徒重新學習相愛、赦免、禱告、受苦，甚至為真理而死。教會經歷了一種榮耀的變化。基督教掙斷了長久捆綁他的繩索，進入生命的活力裏。那只創造大地的手轉向了世界，福音重現在邦國，縱有祭司君王竭力反抗，真理依舊加速前進，猶如洪水汨濫地面，人力無法抑制。

你把你的救恩給我作盾牌……你的溫和使我為大。（詩篇十八篇三十五節）

馬丁路德對他的朋友說：“我不願在我身上留下一點羅馬教的遺毒。”他已經脫下修道士的衣袍，但是他尚未脫離修道士獨身的約束。他年老的父親勸他成家，他晝夜為這件事禱告。他說：“神若樂意，他會改變我的心，但是最少現在我未想娶妻。我非木石不懂情愛，然而我日日等候異端者的刑罰和死亡阿。”在他的良心裏，他知道婚姻是神所定的，獨身是人的制度。可是他還是猶豫不決。最後他覺得不只是人的地位，也因改教的立場，應當結婚。他宣佈說：“我不但用言語，也用行為見證福音，我決意在仇敵高唱凱旋之前，娶一修女，證明他們並未克服我。我娶妻並非盼望長久同居，乃鑒於邦國諸侯向我傾倒忿怒，預見自己死期將近，料想在我死後，他們必再蹂躪我的道理，我就決意用明顯的行動見證我所講，以堅固那些軟弱的人。”一五二五年六月十一日，他在朋友愛姆斯道夫家裏，與波拉凱塞陵（Catherine Bora）結婚。那時他正四十二歲，在他攻擊贖罪票後八年。他的家庭生活非常美滿。他說：“一個敬虔和藹的妻子，乃是神所賜美好的禮物，她敬畏神，愛家庭，你可以與她和睦同居，而且安全地信託她。”凱塞陵對他有十分的愛情，在他感覺沮喪之時，用經言安慰他，免除他負擔家庭一切瑣碎的事，當他空閒時候坐在旁邊陪伴他，題醒他與朋友通信，時常用簡單的問題娛樂他。

一五四六年正月二十八日，馬丁路德來到愛斯裏城。縱然他有時病重，他也仍舊出席會議，直到二月十七日，他講了四次道，修改了一些規則。在晚餐的桌上，他題起許多關於快要離世的事。有人問他，在另一世界裏，我們是否彼此相識。他答說，據他看來，我們應該是相識的。他飯後退入寢室休息，房屋的主人和他的兒子們陪著他。他走近窗邊，留在那裏好久，默默禱告。另有兩位朋友進來，他向屋內的人表示，若能小睡半小時，對他十分有益。他倒在床上，睡了一時半。馬丁路德睡醒時看見他們在房內，就說“怎樣！你們還在這裏麼，親愛的朋友，你們去休息罷？”他們告訴他，願意留著陪他。

於是他開始禱告說：“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裏，哦，主，真理的神阿，你已經救贖了我。”他請求他們為著福音的廣傳祈禱，而後他又睡了約一小時。喬納醫生想給他一些救助，但是他表示病情轉劇，乃禱告說：“哦，我的父，你是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你是一切安慰的源頭，我感謝你，因為你已經將你的愛子啓示了我；我相信他，我傳揚他，承認而且宣揚他；我愛他，也稱揚他。哦，我主耶穌基督，我將我的靈魂交托給你！我快要

脫離這個屬地的身體，我就要離別今生，然而我知道我要永遠與你同在。”此後，他二次申述，“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裏，哦，主，真理的神阿，你已經救贖了我。”他閉眼，倒在枕上。喬納醫生設法救回他，並問他：“你是否至死堅信你所傳的。”馬丁路德睜開眼睛，看著喬納醫生，堅決地、清楚地答說：“是的。”然後他重新睡去，呼吸越來越弱，最後他呼吸困難、喘大氣，旋即離世歸天，享壽 63 歲。

一五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馬丁路德的遺體葬在威騰堡禮拜堂的講臺下面。